國聞週報

第十卷 第四十四期

民國廿二年十一月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KUO WEN WEEKLY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天津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 \ 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瞭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報費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郵費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郵費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郵費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贈』。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或原訂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 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康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廿二年九月一日 重訂

下行車

列車次數 ＼ 開到時刻 ＼ 站別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廊坊 開	天津總站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特膳車各等	五·五五	六·二六	七·四五	九·二五	九·三五	九·四〇	一〇·四四	一一·五四	一·〇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七·一三	一七·三五		
第十一及第九十一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六·一	八·一五	一一·〇	一六·二五	一六·四四	停	[illegible]	唐山起	六·〇〇	六·五〇	九·〇八	一一·三〇	三·〇八	四·一四	四·五〇		
第三〇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車等	七·一	七·四四	九·〇九	一〇·一六	一〇·二五	一一·〇〇	開	往	浦	口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不停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三	一二·三三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	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二	一五·四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七·四五	一八·四	一九·四五	二〇·五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〇	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一六·三〇	一六·五	不停	一九·一六	一九·三〇	停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〇	二〇·四八	三·〇	二三·四	二三·五〇	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一	三·二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一五次 混合三等	二〇·二五	三·一〇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五	四·五五	七·一七	九·五五	二·三〇	停							

上行車

列車次數 ＼ 開到時刻 ＼ 站別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廊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開
第八次 特膳車各等			五·三五	六·一三	六·五三	七·四四	八·四四	九·四七	一〇·二六	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一	一四·一三	一四·二一	一四·三	一六·一一	一七·四五	一八·二六
第四次 快膳臥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〇	一二·一五	三·五七	三·〇〇	〇·〇五	一四·五六	一五·五	一六·〇八	六·一	一七·三三	一八·四三	九·二〇
第二十及二十二次 混合三等			一一·〇〇	一二·〇〇	一三·〇四	一五·〇	一七·四	一九·三五	〇·四〇	停	十二次	天津起		五·〇〇	五·三三	九·〇七	三·二五	五·〇〇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三九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四	二〇·〇八	二〇·一二	二一·三四	三·四	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一·五五	二·二八	三·〇六	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二·四〇	三·三〇	四·三一	五·三	六·三三	六·五八	七·〇六	八·二八	九·四三	二〇·一
第一六次 混合三等										一四·三〇	一七·二三	〇·二五	三·三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六·三〇	八·一五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不停	一一·四五	二·一
第三〇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車等							由	浦	口		開	來	一七·〇〇	一七·三五	一七·四六	一九·〇九	二〇·二六	二〇·五八
第五十二次 頭二三等混合車												九·三〇	一一·〇五	停				

時人彙誌

楊杰

楊杰，字耿光，雲南大理縣人，年四十五歲，民國十三年日本陸軍大學校第三期畢業，民黨黨員，同盟會會員，國民國元年任滇軍威武軍第二營營長，同年九月任黔軍騎兵第一團上校團長，二年任黔軍步兵第十團團長，同年九月代理第五旅旅長，兼四川重慶衛戍司令官兼四川政務廳長，兼重慶警察廳長，晉授陸軍少將，三年任雲南陸軍講武堂騎兵科科長，五年討袁之役任護國軍第四軍參謀長，兼敘南衛戍司令，晉授陸軍中將，六年一月任大總統府軍事諮議，十三年十二月任國民軍第三軍參謀長，十四年任國民軍第三軍前敵總指揮官，同年九月任河南陸軍訓練處教育長，十五年五月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總參謀，同年十二月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師師長，十六年四月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副軍長代理第六軍軍長，同年七月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同年十二月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同年四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參謀長，同年十月兼任陸軍憲兵學校校長，十八年三月兼任第三次全國民大會代表，同年四月任總司令行營總參謀長，十月任討逆軍第十軍軍長，兼左翼軍區指揮官，同年十二月特任陸海空軍總司令洛陽行營主任代行總司令職權，十九年四月任甯鎮澄淞四路要塞司令，同年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二十年十一月選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執行委員，二十年一月特任陸軍大學校校長，二十二年三月兼任華北軍第八軍團總指揮等職。

編輯後記

○……中國的共黨流而為匪，江南數省，連年優擾，川中又有變色之虞。這樣的屢勦不滅，自有其客觀原因。宋宗濂君「如此赤禍」一文，所言雖祗贛省，實可概括一切。

○……張佛泉君「民元以來我國在政制上的傳統錯誤」一文，是值得注意的大文章，對於目前的制憲問題，相信也有愜當的批評。

○……袁士驥君「新疆變亂之史的討究」一文，是新疆問題的一個縱的叙述，對於讀者應該是很有用的。

○……九一八以後的義勇軍。功罪參半，但也是很難論定的。徐盈君這稠短篇創作「抗」，即給義勇軍一個深刻的描寫。編者於讀「國難號」中徐君那篇「兩年」，就估量這位作者對於淪陷後的東北是有過痛苦歷經的，今觀此作益信。

（編者）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四十四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十一月六日出版

如此赤禍！

左宗綸

橫亘中國命運之前者有二大問題，一曰赤禍，一曰外患，外患之巨，已非政府力所能挽，今所全力以赴之者曰剿匪。政府常聚數十萬大兵，竭全國財富，窮年累月以剿匪；然匪不少減，轉益滋蔓，豈匪有神奇莫測之術乎？抑另有故乎？觀政府之誠，領袖之勇，於剿匪一事，誠數年如一日，一若與匪爭最後之存在者。然政府愈剿愈勇，匪亦愈勦愈衆，攻殺無已，國家元氣，民族壯丁，消耗斲喪，兩難紀極，而問題不了如故。或有睹此長期情狀，而致慨於此局之終將不了者。今讀左君論贛省赤禍之文，頗覺或人之感非盡杞憂。觀此文所叙，則知經濟現狀，政治制度，兵役賦稅，官風民情，無一不害民而利匪，爲淵驅魚，爲叢驅雀，宜乎匪愈勦而愈衆矣。善哉蔣委員長「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言，讀此文者更宜兼味此言也。（編者）

贛境淪於赤匪者十之七八，出兵四境，所至殘殺擄掠，各省受其禍者，如湘鄂皖浙粵閩等處，嚴兵陳境，日夕不遑，殊有談虎色變之勢。蔣委員長親駐南昌，以全國之力，長圍合剿，分路授官，欲以全力滅此殘賊，然遠方異域，或尙不知匪禍至如何程度，至有以此譏中央之挾匪自重者。不佞不長於文字之鋪張，然身歷其境，復經以長期之調查，於匪積有認識，欲以其癥結所在，介紹於國人，俾得上下一心，銷此巨患。謹就其目前情形，略而言之，已十餘事，其不及知者，當益不可數矣。

贛省交通不便，山嶺重重，兩年以來，感受農村經濟之破產，谷價賤落，金融枯滯，失業者徧地皆是，既無法以救濟，遂多挺而走險。夫以官養民，不如以民自養，自養之路既絕，寧犯法以賒死，誰肯忍饑以待斃。此可慮一也。各縣良善之民，既感經濟之壓迫，又有赤色之恐怖，爲良民則畏匪，畏官，畏徵收之差吏，畏壓榨之團保，畏欺凌侵蝕之紳士，畏力所不勝之稅捐。爲匪則一無所畏，人反畏之，何樂不爲匪？何事必欲爲良民？此可慮二也。鄉民迫於谷值之賤，耕稼之先，青黃不接，恒以借貸爲工料之需。贛省利殖之厚，盤剝之毒，爲各省所少見。借谷一担，一月之內，本利如之，三四月之後，竟還至四五担不等。借錢借帛，亦如其例。甚至一粟一帛之微，積時累月，變抵田產，不足以償。借貸者初知鴆毒，姑以止渴，既覺毒深，轉生怨憾。黠狡之

流，恒引匪仇殺，以資快意。或爲內應，或作引線，本意藉此以復仇，不虞遂爲匪所挾制。終則雖受匪驅策鞭撻，而不敢稍怨叛。豪劣者流，且自謂失之於匪掠，取之於厚利，於我無毫髮損。此可慮三也。贛省稅捐之重，益甚於承平時，如萍鄉宜春等縣，每正銀一兩納正稅三元，而地方附加至二十五元以上，並鄉間之各種雜稅，則附稅十倍於正供矣。人民殫竭其一年收穫之半，以奉賦稅。如納稅而得安居，猶可服人心平衆怒，無如此等縣分，三年以來，未曾一次清鄉，出城三里，即爲匪所剽掠。其所徵賦稅，亦不知如何用之，怨毒之深，適爲匪闢一途徑。此可慮四也。田賦之重，尤可說也，復益之其他之稅捐，如徵工築路，剿匪捐，善後捐等等，紛至沓來，人民無現錢以納稅，則以谷折繳，無谷折繳，則以雞鴨代納，甚至據雞鴨蛋及布帛之類，以繳捐款。此何等現相耶？更有自掘墳墓銀飾，以繳捐款者，此又何等現相耶？觸目痛心，莫此爲甚，予匪以可乘之機，予我以莫大之障碍。此可慮五也。胥吏團保之恐嚇良懦，無所不用其極，或蔑以匪誣之，良善之民，性命身家，恒操於二三胥吏團保之手，而此造言恐嚇之胥吏，團保，即爲平日盤剝之人，亦即與匪通聲氣之人，亦即爲異日倡亂從匪之人。裹脅良懦，布此初基，人心思亂，以求自安，殆有所由。此可慮六也。鄉間良善之民，恒畏弱畏事，稍有身家之民，類徙避遠居，好事之民，輒爲游蕩之類。政府方以義勇隊衛鄉里，以保甲清匪蹤，殊不知即此保甲義勇隊之大權，亦多操於流氓地痞之掌握。蓋政令一出，良善之民，畏事而不敢承，身家閥閱之家，懼禍而不肯承，承之者皆好事游蕩之家也。此輩在平日即以魚肉鄉里，武斷鄉曲爲生活，遇此等有權可握，有利可圖之事，决不肯放棄於人，於是藉此爲護符，而益施其伎倆，且以此與匪通聲氣，爲虎作倀。此可慮七也。我方新恃爲堅壁清野以困匪者，曰『封鎖政策。』然與匪區相接之地，林深菁密，道路錯襍，而又有半匪化之保甲鄉董，與之通聲氣，作耳目，兼爲之任轉輸，以漁巨利，則封鎖未必舉有効也。閩匪常以三倍之利陷商人，常以非常待遇飼游蕩，於是封鎖者自封鎖，接濟者自接濟，我所恃爲唯一之武器，匪反視爲平常矣。不觀封鎖實施，已歷累月，而匪食鹽如故也，醫藥材料如故也，子彈供給如故也，其故可想而知之矣。此可慮八也。匪區縣長，苟能實心任政，潔己從公，盡心盡力，思如何可以絕匪蹤，如何可以安生業，日夕孜孜，破除文法，則事在人爲，未始不可輔助軍事收萬一之効。無如縣長之人選，未必盡屬人才，上即有策勵恪恭之心，下每懷得過且過之志，未經患難，不知恐慌，公牘所到，寓目即忘

，接見紳耆，徒有形式。甚或自命風厲，操持過急，則有晁錯峭直之弊；委心任運，成敗信天，則貽胡廣中庸之憂。此可慮九也。古人謂：「利義系乎天下治亂」，以義尙者治，以利尙者亂。贛人嗜利，幾成本性，如吉安撫州等處，率多擁鏹百萬之家，欲使之拔一毛以利國家，不肯爲也。故吉撫疊遭刦掠，殺戮之慘，他地所無，設能先事捐輸，藉以自衞，何至自成腦貓，以獻多金。即至今日，倘欲盡其盤剝之刻，決無互助之義，處處足以見義字之不修，而惟利之是視，人心至此，雖堯舜之勤憂，亦何所措其手足耶？此可慮十也。圍剿連年，大軍屯積，師老氣鈍，似應改編，去老弱而養壯士，核名實而察空曠，此勢所必然。若行之不善，是明季裁驛卒之事，徒足以益禍；行之而善，是商君變法之事，可以壯聲威，新士氣，成爲怨府，敗亦禍階，非有强毅不屈之精神，不容施其政策。此可慮十一也。餉糈之需，月殆千萬，而補充調遣開拔之費，不計焉。中央有懸磬之憂，司農有仰屋之慼，設或不以時繼，則影響所及，全部動搖。此可慮十二也。有此十二慮，而無長策以治之，不亦殆乎？

然病多藥少，言易行難，今之才俊之士，孰無良畫異謀，以干於當道，而曲高和寡，收效卒微。記者之愚，則以爲姑息養奸，不如武健嚴酷，寧負縱殺之名，不受姑容之害，古人所謂重辟以止亂是也。贛人性情圓活，而乏自立不拔之基，無一貫主張，有趨勢務俗之習。習俗流於滑，則士志不堅；氣質流於圓，則從違不定。其從匪也，未必盡慕其主義，不過出於威迫利誘之所由；其脫匪也，未必盡惡其淫邪。有棄暗投明之意，不過出於畏死逃法之念，故裹脅易，而解散亦易。解散復受裹脅，裹脅又忽解散，顚倒自如，視同尋常，故牟匪區在贛境獨多。事姑容則終不變其灰色，不多殺轉無以立威，啓游蕩以輕縱之心，示裹脅以無法可畏，此對匪非用武健嚴酷不足以收効也。吏見利忘法，而法率不加於貪汚，官因循玩法，而法率不加於昏亂，於是官吏骫法自便，迄無勇敢超越之士，以對斯民於血淵骨嶽之中，人慾橫流，因此益甚，此對官吏非用武健嚴酷不足以收効也。軍吏挾兵自重，每利己而輕待士兵，欠餉壘壘，自肥囊橐，兵無鬪志，士無死心，而國家從無刑及將帥之舉。上下隔閡，情志不通，此對軍吏非用武健嚴酷不足以收効也。而居上位者，又必須以身作則，躬爲楷模，勵節守貞，敦化向義，刻苦自修，以變官場之氣質，屏絕紛華，以變社會之輕囂。如羅羅山先生諸人，砥礪人心，倏焉向化，移轉氣運，亦未必甚難，世有治亂，人無常俗，懸的共趨，則匪雖狡悍，亦終有消滅之日也。

二二，十，二十五，於萍鄉

本報記者何心冷先生逝世

本報記者何心冷先生於十月二十九日上午二時在津逝世，這是我們最悲痛的一件事。

國聞通信社，國聞週報和大公報是三個姊妹事業，他在這三個事業上都是一員鬭士。

週報是民國十三年創刊，翻開週報的創刊號，最先與人接觸的「創刊辭」三字即是他的手筆，第二期便有他的短篇創作「獄中」。在最初幾卷週報上，差不多每一期都有他的創作和批評電影的文章，他出版的創作集「抵押品」和談影戲的「銀幕漫話」，都是這時期的收穫。

十六年週報移至天津出版，由他負責編輯。以後他雖忙於大公報的事務，但對週報是始終顧念的。去年週報（第九卷第二十一期）登過他一篇「五卅雜憶」，述他當民國十四年所親歷的這幕慘劇的情形，也便是他在週報上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了！

週報現在還是初屆十齡的幼童，她的忠誠的衛護者竟先撒手歸去，痛哉！

民元以來我國在政制上的傳統錯誤

張佛泉

其實民治並不是甚麼難捉摸的東西。概括地說起來，牠有三個特點：

(一)民治需要政治力量。民治在這一點和專制政體絲毫沒有分別。如果我們以為專制時代，君主有絕大的政權，推翻了君主，我們可以不要政治力量，便是最大的錯誤。除非我們的理想是無政府主義，那末，「治」與「權」永是不可分離的名詞。我們如果要「治」，便須有「權」；祇有得到「權」，方能「治」。

(二)民治需要一個代議機關。民主制度在這一點便與君主專制不同了。不過一提到議會，我們要記清：(甲)，雖然議會代表了整個政府最重要的一部——宣戰，媾和，立約，製決算，訂稅則等等應付時勢大局的問題都須在這裏決定；但(乙)，我們更須同時認清：議會，按牠的自身的生理來看，卻不是一個「治」的機關，牠是無首的羣龍。

那末，民治既要有政治力量，同時又先設下一個不能「治」而卻有勢力的一個議會，這時卻要怎樣辦呢？我們來到：

(三)「行政」領袖駕馭立法機關。這句話看起來似乎沒有道理，但這便是民治的特色。我們須做一些簡略的解釋。

先講一講為甚麼「行政」領袖須駕馭立法機關。甲，極簡單地便是，現代政治問題中最要的沒有不是立法問題的。比如救濟失業，如果立法機關不通過由政府撥助大批款項，失業便沒法救濟。一切問題都是如此。所以「行政」中心問題便是立法問題。至于執行一種法令，則多半由行政機關的常任官員去辦，真正的「行政」領袖到這時可以完全不管。並且有許多的時候，執行一種法令，裏面包括許多專門問題，領袖到這時已成了一個門外漢，不要說用不着他下手，他若當眞下手，保不定還立刻就要出差誤。韋白(Sidney and Beatrice Webb)講的對：執行英政府之職權者，非為內閣，非為各部部長，乃為常任之文官。乙，立法機關的重要職權既便是行政機關的重要職權，又因為立法機關的鬆散龐大的組織，正不適宜于應付機要的問題，因此才必需再把這職權托付給另外一個較小的團體，那末，這個團體便成了「行政」領袖。(我把行政兩字加上括號，因為這種「行政」本一樣可以稱為「立法」)。

現在再從事實方面討論這問題。

甲，就以英國作代表的內閣制看，無疑地所謂「行政」領袖者正是領導立法機關的人。內閣有領導國會的必然性，內閣的策略，國會必須言聽計從。比如關于財政問題，——政治問題中最重要的——下院議員祇能決選，不能創制，甚至修改財長所製定的計劃都很困難。下院對于內閣的計劃，祇要少有違拗，內閣便立刻請英王下令解散牠；如果內閣預料重選

後的下院，仍不能由牠把持，牠便祇好犧牲自己的生命——總辭職。所以在這種制度之下的內閣，與其從白芝赫(W. Bagehot)說內閣是國會的常任執行委員會，倒不如說內閣便是國會的領導者。

乙，就以美國爲代表的總統制來看又怎樣？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總統不能駕馭國會，政治學家大部多指此點係一弱點。固然總統制的理想是行政與立法的分立，但是若果行政與立法當眞分離，那末一切重要政務便都不能進行了。美國的總統制並未曾保持過行政與立法的分離。美國有一個政治學教授(H. L. McBaic)指出總統實是一個立法的領袖。這種說法必需是對的。我們都知道總統制的總統有極大的政治權力在握。但如果我們在另一方面若承認總統總不能領導國會，那末我們上一句話——總統有大權——便完全失去意義。因爲總統如果失去立法的力量，他便再沒有甚麼政治力量。國會的多數如能與總統同屬一黨，總統固然可以爲所欲爲，但如國會的多數屬於總統的敵黨，總統雖不能任意駕馭國會，但敵黨如沒有三分之二的大多數，總統仍能控制國會。並且我們要記清，這種殭局——即總統不能駕馭國會——決不是一種常態。政府爲的是進行政務，但在這種光景之下，重要的政務必致停頓，因此祇成爲一種病狀。所以敢說，總統制如不害病，仍是要以「行政」領導立法機關的。

丙，就委員制來看呢？瑞士的行政委員會雖然絲毫比不上內閣之儘量地驅使國會，但至終行政委員會的職權，仍是不小。許多時候，法律的創制，是由行政委員會起草與動議。當歐洲大戰時，瑞士須以全力保守中立，所以行政委員會也由國會而得到極大的權力。孟柔(W. B. Munro)的話很近事實，他說：雖然理事委員會須以立法機關之意旨爲歸依，但實際上，終以委員會領導兩院時爲多。

論到蘇俄的委員制，更可以見到是行政領袖指揮立法機關了。表面上看來，由全俄蘇維埃大會而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常務委員會，然後才到人民委員會，但是大權集中在常務委員會少數人手中；完全將立法與行政融會在一起，反過頭去指揮中央執行委員會，指揮全俄蘇維埃大會。自然我們要曉得蘇俄的政制是最複雜，委員會之外有委員會，委員會之內又有委員會，說要是委員會，那末又是委員會。這種制度怎樣能有効地運用起來，本是個很大的問題。但我們不要忘記，蘇俄政治的動力至終是由權力集中的共產黨發出來的，所以不要說牠的制度是立法與行政成爲一條直線的系統，小委員會反過頭去指導代表大會，即使這制度有問題，因爲有共產在背後提動線索，一切也都不再成爲問題。

如果把上面的討論換上一種說法，我們便又可以綜成兩點：

（一）權力分立的政府論，完全是一種妄想。法人孟德斯鳩於一七四八年寫Esprit des lois一書，以爲英國政府的好處在三權鼎立，在一八六七年便有英國自己的政論家白芝赫出English Constitution一書，在內中否認立法與行政的分離。白芝赫在那時卻又借着孟德斯鳩的權力分立說指摘美國總統制度下立法與行政對峙的缺點。但到一九二七年美國自己人McBain又出The Living Constitution一書，在內中又駁斥白芝赫的批評。我們幾乎可以說，幾權分立的理論，完全成了一種罵人的話語，祇有打算戲謔某國，才說這國的政府是幾權分立。

二，我們要承認，既要政府，就要政治力量；既要政治力量，就要有

「專」的力量。因爲我相信，有權必「專」，「專」始有權；「專」與「權」是不可分離的名詞。中國人從革命後提起「專權」兩字，幾乎全談虎變色，便是一個極大的致命傷。我們須分淸，「專權」不必即是「濫」權。我們更須記取，「專權」可以使之「負責」。並且「負責」的「專權」便是民治的特色。敢說，不但一黨專政的是「專」權，多黨的民治國，一樣是在大戰之後，一黨或一黨以上的妥協了的閣僚，在那裏「負責」地「專」政。

（二）

如果上面的話有些道理，我們就要一方面將牠記住，然後再在另一面去檢查我國民治的歷史，看內面暗中含着了甚麼樣的錯誤。

從民元以來，一直到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們所犯的最大的病，便在怕「專」權，而結果鬧成沒有一時一刻不有人在「濫」權。

民元的約法是在一種矛盾環境之下制出的，牠成爲一個畸形怪狀的東西，當然無可驚悸。孫中山既踐約將臨時總統讓與袁世凱，但當時一般老國民黨員卻又妄想用憲法來拴老袁，於是便成一種進又不進，退又不退的矛盾狀態。結果老袁用了一個小法術，國民黨被解散，連已經掙得的勢能都沒有保持得住，老袁於是由此得到提示，知道國內並沒有眞能鉗攝他的人，方漸漸想到做起皇帝來。

臨時約法中最有問題的便要算第三十四條：臨時大總統得任免文武職員，但任命國務員及外交大使，須得參議院之同意。這一條的是沒有道理。當時旣號稱採用內閣制，但我們無論去參看英國內閣制，法國的內閣制，還是戰後德國的內閣制，行政部各部長的任命都無須得國會同意。並且我們須知道在內閣制下，內閣總理雖然在名義上是國王或總統任命，但實際上是國會內多數黨自己任命；各部長雖在名義上經總理之保薦，由總統任命，實際上完全是總理任命。約法既意在採取內閣制，閣員卻不由內閣總理任命；既訂總統任命閣員，卻又不仿效總統制的總統得獨自任命屬員。所以由三十四條所產出的閣員，便是對兩處負責，總統得發起任免，當然對總統負責；任免又須得國會同意，同時自然又要對國會負責。在這種光景之下，即使國會能同總統合作，國務員之任命須得國會之同意，已經有許許多多的不便，何況照當時的參議院本以袁總統爲敵人？（關于這一點的批評，西方學者如W. W. Willough by 的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 Sir Francis Piggott 的 Letters o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及A.L.O. Bevan 在社會與政治科學雜誌——一九一八——論中國憲法的文章，不可不讀一下。）

回看民國初年的歷史，在一年之中，內閣更換三次。第一次唐紹儀便是一個「假想的」調和派。袁世凱以爲唐紹儀係自己提携起來的人物，當然要服指揮。國民黨以爲唐早同情革命黨，並曾加入過同盟會，所以願意推戴。結果因爲王芝祥督直的問題，袁唐相持，袁鼓動軍人反對王督直，並發些總理副署的委狀調王南去，唐于是去職。其次陸徵祥內閣爲補足六國務員便又立刻起了大糾紛。第一次袁所提六人完全被參議院駁回。第二次的名單經過各方面的壓迫，大體上才算通過了議會。但緊接着陸便又被彈劾。陸稱病，於是趙秉鈞起來組閣。趙閣的成立完全由于袁氏攏絡孫文黃興幾位民黨領袖的成功。孫文主張讓步，閣員又被黃興拉入國民黨，議

會與總統才算得到暫時的妥協。但這暫時的平息，卻正使得刺宋教仁及天壇憲法等風波鼓盪的更凶狂些罷了。

我們可以看出祇這一年內的波動，便是世界上各國都不會有的。美國總統制永也不會因任命部長起問題。英國內閣制下更不會起那樣的爭持。法國內閣制因無多數黨不穩，但牠的不穩也祇是國會內部的問題，而不是總統與國會間的問題。

天壇憲法草案，也完全出于老國民黨之手。裏面行政與立法的關係，仍極含混。第八十條載：國務總理之任命，須經衆議院之同意。這本近于內閣制。但據六十六條，大總統得任免文武官吏，八十一條載：國務員贊襄大總統對于衆議院負責任；按文意似乎國務員可以由總統任命，不須得議會同意，便在這一點又近于總統制。所以按這裏的規定，又是騎在總統制與內閣制兩肩之上的。一半是總統得任命國務員，但國務員卻不對總統負全責。一半是議員可以操縱一個國務總理的產生，而國務總理又不得選拔自己的閣員。

袁世凱對于這種政制當然反對。民國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袁氏的通電裏面很有些話可以供我們現在的反省：「……各部總長雖准自由任命，然彈劾之外，又加入不信任投票一條。必使各部行政，事事仰承意旨；否則國務員即不違法，議員喜怒任意可投不信任之票。衆議院員數五百六十九人，以過半數列席計之，但有一百九十八表決，即應免職，是國務員隨時可以推翻。行政權全在衆議員少數人之手。……國會閉會期間，設國會委員會，美國兩院規則內有之，然憲法並無明文。今草案第五章規定國會委員會由參衆兩院選出四十人共同組織之。會議以委員三分二以上之列席，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決之。而其規定職權：一，咨請召集國會臨時會；一，閉會期內，國務總理出缺時，任命署理，須得委員同意；一，發布緊急命令，須經委員議決；一，財政緊急處分，須經委員議決。此不時侵奪政府應有之特權，而僅僅四十委員，但得二十餘人之列席，與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縱一切，試問能否代表兩院意見？……」。袁氏當時自然別有用意，不過就理論上看來，他的理由很充足，當時草案中的國會委員會不是不可以成立，但與其托付那種小團體以干涉行政之權，便不如完全將行政權托付給牠，因之另外的行政機關便可以不再設立——本來內閣制就正是如此。但若當眞按那草案中所規定的施行起來，委員會固不能施政，行政機關因手足被縛，亦必致寸步難行。

我們再要順便在這裏指出，立法機關自身在行政一方面非取一種較為被動的態度不可。換言之，立法機關最大的功用實是圍範行政機關。祇要行政領袖所提出的法律不違民治精神，立法機關便應與以同意；祇要他們的措施無大錯誤，便應予以適當的容忍。立法與行政的關係，就比如唐僧與孫行者，唐僧在名義上是代唐王赴西方求經，但是眞能翻一個觔斗便是萬八千里，耳朵裏掏出金箍棒迎風一幌便是碗來粗細的，卻至終是齊天大聖。但是這猴子必須聽師父的話，不然緊箍呪一念，老孫便受不住。民治制度與專制的不同，就在一個有緊箍呪念，一個卻沒有。有緊箍呪念，就可以得到負責的專權。但是緊箍呪絕對不可常念，常念便不得取經。

民初的國民黨人錯便錯在這一點，弄個緊箍呪（其實還是假的）像老太婆搗鬼似地在嘴上念個不休。結果鬧到黨員被逐南下，並箝制的消極勢力都一齊失去。

從袁世凱的御製憲法，到十二年曹錕的「賄選憲法」，便已絲毫沒有討論的價值。十三年段祺瑞做執政，十六年張作霖做天下兵馬大元帥以後，約法憲法連形式問題都已不起。

（三）

「在南京訂出來的民國臨時約法裏頭，祇有『中華民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的那一條，」是孫中山的主張。天壇憲法草案也未採用中山的理想。中山所主張的是五權憲法。

他這種五權憲法的系統，極可以當做我們討論政制問題的資料。裏面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的關係，監察院及考試院的職權與地位，均成爲饒有興趣的問題。現在將力量集中在「國民政府」之分析。

中山有時用「國民政府」字樣，有時又用「中央」對「地方」政府，在他所繪的治國機關圖中，五院之上，國民代表大會之下，又橫列「政府」兩字。孫先生到底在何種意義之下用「國民政府」一名詞，很難揣測。「國民政府」還祇是一個抽象的綜合名詞呢，還是當眞成立一個機關？按他用「國民政府」一名詞的不特別留意，和不曾特別規定這機關的職權的光景看來，恐怕便祇是一個抽象的綜合的名詞而已。

民國十七年國民黨公布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中，和今年國民政府立法院憲法起草委員吳經熊氏以私人名義發表的初稿中，都將「國民政府」鬫成一個機關。我們在下面便要研究這「國民政府」的構造及其在整個中央政府中的地位。

關于「國民政府」的問題本來很多，現在祇就其中較爲重要，歸納成兩項來討論。

第一，我們要問這「國民政府」是否有實在的政權，是否負政治責任，是否可以決策定計？

甲，如說有決策定計的實權，那末：

I 五院必不能再得各爲最高機關，立法院與行政院尤恐成爲虛設。

II 因「國民政府」之成分過雜，實際必不能達到決策定計之目的：

1. 應付大局（如新疆政變），本來係行政院或立法院事，但「國務會議」席中卻坐有司法院長，監察院長，與考試院長諸公；以此輩先生闖入「國務會議」本已屬滑稽，若行政院長主張一事，而此輩先生竟因立場之不同，或故意出以開玩笑之態度，竟大加反對，豈非更要演成喧賓奪主的喜劇？或曰，行政院中之部長等，得因該院長之請求，列席國務會議（組織法第十九條，吳草第六十一條），但試問該部長等得否一樣與考試院長諸公投票？如曰能，則部長與院長平頭，院長失去在國民政府之優越的地位；如曰不能，則部長之參加會議與否，並無若何意義。

2. 行政院長各部長以及所有簡任以上公務員之任命，全操于國民政府之手（見吳草第六十二條及第九十五條），亦即行政院長之產生，必待其同僚如司法院長諸公之同意方可。姑不論這種手續有無道理，在實行上恐即包有極多之麻煩，如總統提請任命某爲行政院長，其他院長反對，將如之何？再提再被拒，又將如何？

3. 其他如編製預算決算，統一會計，（吳草第六十六條）皆係專門的行政問題（此權在美國屬于立法機關），似亦不容司法考試等院長參與其間。

總之，以成分龐雜的「國民政府」決定大計，正所以促使各委員雜濫職守，互卸責任，與英之內閣，瑞士之執行委員會，蘇俄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內之理事會，均未能同日語。

III，退一步言，假使「國民政府」擔負政治責任，但就現在的規定看來，「國民政府」並未有眞權力：1.沒有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之理事會所有的立法及行政權，和擱置或削除附屬各機關之法令等權（見蘇俄憲法第二十九條至三十五條）。2.「國民政府」也不同責任內閣，一方面向國會負實際責任，一方面又能引導國會。總統，立法院，監察院，司法院長，考試院長都向國民大會負責（見草案第九十一條第一點）；即行政院長雖爲「國民政府」所任命，但亦直接向國民大會負責（見草案五十一條第二點，五十八，五十九，及七十八諸條），而不向「國民政府」之政務會議負責。

乙，如謂「國民政府」並沒有決策定計的政治權，而祇有一種國家元首之名譽權；或謂「分而觀之則爲五院，合而觀之，即爲『國民政府』」；亦即「國民政府」實係一綜合的抽象的名詞（我見到幾種從政制原理上維護「國民政府」的說法，多取這種主張），恐亦不當。

I，十七年之國府組織法，實出自胡漢民先生之手，他論設立「國民政府」的用意，很值得我們引來考察一下。他先解釋政治會議的功用說道：「……在黨一方面，一切政治的思想及主張，……………迨其成熟結晶，爲具體的政綱與政策，然後由政治會議之發動，正式輸與政府，畀之於實施，在政府一方面則凡所接受之政策與方案，皆有負責執行之義務，有政必施，有令必行，………」，似乎政府方面的政務會議和立法院等都已沒有成立的必要，祇要有執行黨部政令的機關也就够了，但隔幾句他便又說道：「……唯茲所當詮解者，即爲國民政府與政治會議及五院間連鎖相通之關係。自其與政治會議之關係言之，國民政府常務委員，爲政府會議之當然委員，則國民政府事實上爲參與政治會議之機關，而非隸屬政治會議之機關。………自其五院分立之關係言之，國民政府須有其五院匯集之總樞紐，否則五院不相連屬，勢且引起事權上之衝突，此非立國者所宜有也……」（見胡漢民「訓政大綱提案說明書」——載五院政府研究集——第二節，「制度上之說明」）由這一段話中，可見當時添設「國民政府」實有兩層用意：1.以之連鎖政治會議及五院——亦即黨與政府；2.以之總匯五院。因此我們敢說，設「國民政府」之初意，決不在祇以之充虛設或純爲行使國家元首名譽權之機關。

II，就組織上看，「國民政府」恐怕也不能是個功用甚小的機關。十七年的國府組織法第六條載明「國民政府設主席委員一人，委員十二人至十六人」。除去五院正副院長十人爲當然委員外，至少有二人至六人爲專選出的委員。二十年的修正，國府委員增爲二十四人至三十六人，那末至少有十四至二十六委員是專選出的。如果不是因爲國務充斥，須想法銷費一下，當然設備多額外委員，是必有其用的。（專設國府委員之外，還有幾個附屬機關，尙不須一一提到）。

III，就功能上講，「國民政府」也總須被認爲一個重要的機關。即使不必追究國府組織法中所稱「國民政府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第一條）之「治權」，與「國民政府以國務會議處理國務」（第十一條）之「國務」等等名詞中包括有多少實在的意義，然祇就「國民政府」得因立法院院長提

請任命四十九至九十九立法委員而論，可證見其功能實在不小。

IV，吳經熊氏依國民議政府之舊，對于「國民政府」之構造，稍使簡化，除五院院長外，不再添設專任委員；祇有行政院各部部長及各委員會長等得依法參加「國民政府」之國務會議。但「國民政府」之功能卻未見減輕。「國民政府」能任命行政院正副院長（九十五條），能任免所有簡任以上之公務員（六十二條第四點），及因各該長官之提請，任命薦任以上之公務員（六十七條）。並有編製預算決算，統一會計統計（六十六條）及其他等要權。

有以上I，II，III，IV四點証明，恐怕不好說「國民政府」祇是一個行使國家元首名譽權的委員會，更不好說「分則為五院，合則為國民政府」，而「國民政府」「並非在五院之上」成為一個實在機體。

所以從這第一項的討論，我們已經見到：甲，如謂「國民政府」有實權，牠便將與最高的五院有重複；並按國府組織法及吳經熊氏憲草初稿之規定看來，實權並無多少。乙，如謂「國府」無實權，在設者之初意確認彼將有功用，而就根本法之規定看來，「國府」卻又有相當權力。是以「國府」之設置，又正好犯了我在最前面所指出的我國民元以來在政制上屢犯的[illegible]謬。

第二項。現在我們要看一看有了這「國民政府」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的相互關係又怎樣。

甲，就國府組織法和吳稿看來，牠們所採取的政制，非為內閣制。行政院非產自立法院。行政院不對立法院負責。遇主張不合時，行政院如不願辭退，也無權解散立法院。立法院也不能投不信任票推翻行政院。因有監察院，立法院與其他民治國之立法機關不同，失掉監察與考詢行政院的權力。關于創制法律，雖然行政院各部長等得列席並提出法律案于立法院，但僅此亦毫未能溝通行政立法兩院，因行政方面之提案如不被接收，並無關係，故其一言一諾無有重量。

或曰：「根據五權憲法則各院之政治的責任，均向國民大會負之；故行政院對于立法院，不必有解散權；立法院對于行政院，不必有不信任投票權。各院人員如有不稱職之情形時，國民大會得行使其罷免權以罷免之。」但我覺得問題並非如此簡單：㈠就此種解決立法行政機關間之政見衝突之方式而論，已經與內閣制之以人民之判決（重選代表）為最後轉移者不同，㈡因方式不同——即國民大會至終仍不外為一種代議機關，以之解決另一代議機關與行政機關之糾紛，能否達到最澈底的目的，也正有極大的疑問；㈢立法院係國民大會直接所產生——為子，行政院係國民大會間接所產生——為孫（內閣制下之下院固亦為人民所產生，而閣員係間接產生，但國民大會究已為一代議機關，代議機關所有之弊端，國民自身不必有之，其間分別很大），國民大會將否予以無偏見之判斷，（4）國民大會所有之罷免權，能否罷免行政院全院或立法院全院，其間利害與成效又若何，（5）還有「國民政府會議」能做何種周旋于其間，恐均不無疑問；總之，解決行政與立法兩機關間之衝突時所用之方式既與內閣制下所用的不同，故可否得到同樣的效果，實是問題中心。

無論如何，就立法院與行政院間之形式的關係而論，其與內閣制相去甚遠，無疑。

乙，現在所採的也不近總統制。（1）總統不能離己意組織（吳草第九

十五條），行政院不對總統而向國民代表大會負責（吳草第五十九，七十八）；行政院，而非總統，方爲最高行政機關（九十四）。(2)總統提請複議權也無實力（吳草第八十七條），因提請複議時，不需比原議時較大的多數，原來怎樣通過，複議時仍可怎樣通過。(3)又有「國民政府」一機關，與總統分担責任。(4)總統制下的總統如無犯罪行爲，在限定期內無人能使之去職，吳草案中之總統，則隨時被罷免（五十一條）簡言之，國府組織法下的主席，吳稿內的總統，雖然不完全像內閣制下的國家元首同等于虛設，但終不外是一個虛位的[illegible]人物。

丙，現在所採的，也非委員制。最簡單的便是，委員制唯一的特點，便在行政與立法機關鑄成一片。比如在瑞士的委員制下，執行委員在議會上的提案，如果不被採納，也不因之辭職，或解散國會，就正因爲這種制度在理論上比內閣制更進了一步，而行政與立法均成了一家人。內閣制雖然已經算打通了行政與立法兩機關，但內閣一朝由議會產出之後，牠自己便有了獨立的存在，便自己成家立業，並且反過臉來，擺起主人的架子，指東使西；豈不都可以同梟鳥一樣，將生身之母，一口吞下。所以內閣與國會竟成了兩雄不並立的樣子，國會如不屈服，便祇有拚個你死我活或你活我死。瑞士委員制下的執行委員便沒有英國的內閣那樣蠻橫。這些委員雖然一面指導常任行政官員執行法令，但在精神方面仍未嘗與議會相外相排；所以他的提案如不被通過，他只得是他自己又變了主意一樣，並不覺得有一個「他」給了自己釘子碰。這樣，才不會因政見不同便和議會認真計較。所以在這種光景之下，如果像有的政論家以瑞士的委員在提案被拒之下，和美國行政官不能如己意通過議案時，一樣無可奈何，便容易引起誤解。因爲在這一點，照理論講，瑞士委員制與總統制相差過遠。瑞士的執行委員不能控制議會，是在議會內之不能；美總統之不能控制議會，是在議會外之不能。至于我國現在所設的制度，似乎更不能說與委員制相近，因爲我們不但很注意五院分權，立法院與行政院峭然對峙；並且當中又隔了一個成分駁雜的「國民政府」，將問題更複雜化了一層。蘇俄的委員制很繁複，但在原則上立法司法行政都融在一個系統之內，上下祇有權限大小之分，而平列並無爾我互抗之別。我國講五權憲法，所以亦未能同俄國同日語。

上面已指明我們所設的政制，不是內閣制，不是總統制，也不是委員制。

但在另一方面講，牠又似內閣制，因爲總統無權；似總統制，因立法與行政無密切聯繫；似委員制，因責無專歸。

結果，我們可以說，我們的制度，有了一切制度的壞處，而沒有任何一制度的好處。

我們不在說，一個政府，必要能鑄入某一典型方好，因世上沒有任何一政府與其他政府完全一樣，但我們總須求一個能運用的政府方可。

近來國人正在研究立憲問題。國民黨也有開放黨禁的準備。國民黨從此可以得到許多新的興奮和刺激，所以是自救自新最好的方法。不過，我很希望國民黨人能再進一步對于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肯加以推敲，也從中找出幾個問題來。現在因爲國民黨在背後主持大計，所以政府的制度不成問題，若是廢掉專政，政制的問題，立刻會變重要。我在本文裏，極簡略地從政制方面指出：(一)國民心理因對專制有強的反應，始終忌畏政治力量；(二)不懂利用議會作爲節制機關；(三)不懂將行政置于立法纏縛之下，然後再以行政駕馭立法。因而政制永是淆混駁亂，邀無知軍人進而干政。

自然如果人民不曉得何謂政治担負(Political Obligation)，很難走向民治的路去，不過政治如得體，我想也很可以有極大的幫助。至于到底要怎樣的政體，我們總須大家慢慢探討，在這裏我祇願貢獻一個原則，就是；在其位必謀其政，當大權須負重責；使無能者做不成傀儡，引線的無處閃避；在這種簡要明晰的政制之下，權力才有所匯集，國民才有所從仰，然後才能希望出政治領袖，上民治正軌。九月杪，於Cambridge, Mass.

新疆變亂之史的討究

袁士驥

〔一〕

新疆省，在古代稱爲西戎，漢以下稱爲西域，到了清朝乾隆時候，始稱爲新疆，以前的稱西戎或西域，並不限於現在的新疆省的範圍，乃是包括葱嶺以西，東西土耳其斯坦一帶的總稱，在秦漢的時候，北有匈奴，西北有月氏，再西北有烏孫：（伊犂），烏孫之南有焉耆：（喀喇沙爾），龜茲：（庫車），莎車：（葉爾羌），疏勒：（喀什噶爾）于闐（和闐）諸國，即所謂西域三十六國，其西南又有塞國，後來匈奴冒頓單于崛起，西擊大月氏，南敗塞國，聲威震於西北，一時烏孫及西域諸國，皆未能脫其他羈絆。

漢武帝（紀元前一百二十年）遣張騫於大月氏，漢朝與西域諸國始有交通，定遠將軍班超牽師遠征，西域諸國始歸服漢室，以前漢曾舉鄭吉爲西域都護，屯田於車師（吐魯番）繼匈奴的右臂，藉以殺其威勢，然而終不能使之屈服，及班超起，漢朝的聲威，始大震於西域，至是諸國乃先後歸服，班超歿後，班勇繼之，尚能維持漢朝的威望，及班勇死後，因爲都護不得其人，遂使西域諸國，再陷於叛變的境地。

三國及晉朝（紀元二百年至三百年）時，西域諸國以烏孫及鮮卑爲最著，北魏的時候，以烏孫悅般（伊犂）高車（巴里坤）爲最强，到了後周，（紀元五百年）突厥，鐵勒，鄯善等，亦曾稱盛一時。

唐（紀元六百年至八百年）置大都護府於南北兩路，一置於後庭縣（烏魯木齊）一置於龜茲（庫車），以統制各都督府，其後蠕蠕突厥的威武，曾壓服過諸國，及吐蕃（青海）崛起於南，於是各國悉爲其臣屬，在這個時候，西刺伯商人，越過了葱嶺，與南路各地開始通商貿易，到了唐朝元和二年（紀元八百零七年）亞刺伯人的宗教軍（回回教）漸漸的侵入了南路，於是就攻略各地，藉以傳佈他們的回教，當時的南路，差不多完全都是佛教徒，所以宗教的戰爭，竟彌漫了南路各境，尤其以和闐的士民，抗拒的最爲慘烈，這種鬥爭，相持有二十五年之久，然終爲亞刺伯人的武力所制服。

宋乾德四年(紀元九百六十六年)在喀什噶爾地方，有所謂布格拉者，他以回教起兵，越過葱嶺，征討撒瑪爾干，大勝而還，掠來許多的人民，都放置在天山南路各地，這些人民，都是回教徒，後來到開寶五年(紀元九百七十二年)布格拉把掠來的囚徒，大半都釋放了，使他們歸還他們的本國，不願意歸國的人，都留作直轄的臣民，當時土人稱這種人為東干(蓋回族遺種之義)現今的東干種族，也就是所謂漢回。

到了亞剌伯勢力衰微的時候，回鶻(畏兀爾人)在南路創立了一個大國，他的一切文物制度，竟達到開明的境地，波斯文學，盛行一時，回教徒皆崇奉(斯尼特)正派的宗教，唐末的時候(第十世紀)其國的領域，實包括自裏海地方，以至戈壁一帶的地域，然至宋朝初葉，因國內的爭亂，遂為蒙古族黑契丹所滅亡，黑契丹之領有中央亞細亞，前後凡百餘年，亦以內亂招致了國家的覆滅。

元太祖成吉斯汗(第十二世紀)興起，討滅黑契丹後，遂一舉蕩平了西域諸國，封其第二王子察哈臺於土耳其斯坦，建立所謂察哈臺王國，子孫數世相傳，至闊克爾克帖木爾汗(第十四世紀)，一切政治燦然大備宗教的信仰，亦極其自由，甚至佛教寺院，回教教堂，耶穌教會，相鄰櫛比，該地文明之隆昌，盛極一時，闊爾克闊帖木爾汗，天資英明，且為成吉斯汗裔族中，始奉回教之一人，併有南北兩路，其都城自阿克蘇遷於喀什噶爾，遂又進據撒瑪爾干，殁後國內陷於混亂，撒瑪爾干為達迷爾蘭所據，喀什噶爾亦被喀瑪爾揑任所奪，喀瑪爾揑任後又被達迷爾蘭所滅。

歷史上在中央亞細亞稱雄者有二人，即成吉斯汗與達迷爾蘭，然詳察彼二人在新疆之偉跡，却全異其趣，成吉斯汗盡力避免流血之慘劇，以撫慰的手段，吞併各地，對於宗教之信仰，與以極端的自由，獎勵職業技術，專從事於開發地方文明，達迷爾蘭，徒嗜殺戮掠奪，致使成吉斯汗及其子孫，在百七十年間所經營的事業，不數日之間，竟破壞無餘，遂使喀什噶爾燦爛輝煌之文物，不能復其舊觀。

明之末世，蘇爾旦齋篤據有南北兩路，彼乃成吉斯汗之後嗣，非但平定了四境，且企圖遠征西藏，卒以軍糧之獲得，感覺到十分的困難，不得不暫告中止，嗣以其子伊蘇罕的爾率兵四千，馳赴克什密爾，自統兵一千屯駐於挖爾的，到了夏季，將軍隊會合在一起，遂一氣侵入了西藏，而佔領了拉薩府，在他的歸路上，距喀喇崑崙不遠的地方，不意因為中了瘴氣而暴死。

【三】

蒙兀土耳其回教宣教師阿布都喇汗，來吐魯番布教，他有九子，長子阿布都喇，次子阿布勒阿哈默特，三子賽伊特，四子拜巴汗，五子瑪哈默特蘇勒旦，六子沙汗，七子早死，八子伊瑪業勒，九子伊卜喇伊木。長子在葉爾羌，次子及三子繼其父在吐魯番，四子在哈密，五子在喀什噶爾，六子在庫車，八子在阿克蘇，九子在和闐，各從事於宣教事業，後其第五子瑪哈默特蘇勒旦為衆望所歸，他到了喀什噶爾的時候，就嗾使他的信徒，把當時的酋長（成吉斯汗的後裔）給驅逐了，自立為派罕巴爾，（回語天使之意）威權凌駕諸部，是為回部有酋長之始。

爾後準噶爾部，吞併四方，威震遠近，如哈薩克皆為其臣屬，回部亦納質獻金，為其隸屬，卒以不堪他的暴戾，遂入貢清廷，是為回部諸王通清廷之始，蓋準噶爾為西域之蒙古族，元朝亡後，蒙古分為漠南（內蒙古）漠北（外蒙古）漠西（厄魯特）三大部，在漠西者又分為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四部，準噶爾入伊犁杜爾伯特入額爾齊斯，土爾扈特入塔爾巴哈臺，和碩特入烏魯木齊，稱為四衛拉特（厄魯特）蒙古，其部衆遊牧於天山北西之曠野及青海一帶。

明之末葉，四衛拉特蒙古，因為內部自相紛爭，又各自四散了，吐爾扈特部往西遷入俄屬的額濟勒，和碩特之固始汗，自烏魯木齊入據青海，擊破唐古特，遂進西藏佔了喀木，伊犁之準噶爾，亦吞併附近諸部，當其酋長僧格死去的時候，其弟噶爾丹遂自立稱汗，併吞其他三部之游牧地，威令及於青海西藏，於是南北兩路，無不歸服，遂又馬首東向，侵略喀爾喀諸部。

彼時清康熙帝，既平定四方，一時威武赫赫，銳不可當，對於準噶爾的猖獗，當然要加以撻伐，於是康熙二十九年（紀元一六九〇）清之大軍由古北口喜峰口分兩路前進，兩軍會於烏蘭布通，激戰數刻之後，噶爾丹遭了慘敗，遂拔營夜遁，清兵雖以輕騎追擊，終未能捕獲，致使其逃逸。

後四年，噶爾丹又率兵入寇，康熙帝再征之，噶爾丹又為清兵所敗，在這噶爾丹久出不歸的中間，伊犁之諸部落，均為其兄之子策妄那布坦所佔據，回部，青海，哈薩克等諸部見噶爾丹之精銳，全為清兵所擊敗，亦皆先後叛變，噶爾丹以家無可歸，土無可守，憂憤之極，遂仰藥而死，於是策妄那布坦，收準噶爾部為己有，又併合吐爾扈特和碩特二大部，復成為西域之一大國。

是時青海羅卜藏丹津叛清，也逃往準噶爾，清廷遣使索他，策妄那布坦却拒而不應，然清廷彼時不敢公然脅迫，只在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及布隆吉城等處設置戍兵，當防禦之任，雍正五年(紀元一七二七)策妄那布坦死，其子噶爾丹策零立，屢擾清邊，七年世宗欲討準噶爾，命靖邊將軍傅爾丹，駐屯阿爾泰山，以當北路，又命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出巴里坤，以當西路，羅卜藏丹津在準噶爾與其族羅卜藏舍楞相謀，欲暗殺策零，佔據準噶爾，事露被執，策零擬遣其臣特磊於清廷，獻羅卜藏丹津，然聞清廷業已出兵遂罷其議。

【三】

雍正八年，(紀元一七三〇)世宗召傅爾丹岳鍾琪於北京，授以方略，而以提督紀成斌副將軍巴賽當代理之任，紀成斌以敵遠無所備，策零遂乘虛進佔科舍圖，幸賴總兵樊廷副將冶大雄之抵禦，總兵張元佐之來援，力戰七晝夜，始挫其鋒，世宗乃錄樊廷之功，貶紀成斌為副將，同時命北路之副將軍查納弼，盡力保衛內蒙古之游牧地，九年傅爾丹進駐科布多，策零以奇謀大敗清兵，副將軍巴賽副將軍查納弼同戰死，世宗貶傅爾丹為振武將軍，乃擢順承郡王錫保為靖邊將軍。

雍正十二年(紀元一七三四)準噶爾乞和，清廷使廷臣議其可否，莊親王允祿及策凌查郎阿均主張討伐，大學士張廷玉極力主張撫綏，遂能遠征之議，於是遣侍郎傅鼐學士阿克敦赴準噶爾，築城於北路鄂爾坤河，置屯田兵，西路則置戍兵於哈密巴里坤，盡力防禦，並與準噶爾約定，以阿爾泰山為界，準噶爾之游牧，不得越該山以東，而喀爾喀之游牧，亦不得過該山以西，乾隆四年(紀元一千七百三十九年)許準噶爾通市，並許其入西藏煎茶頂佛，(按係喇嘛教徒巡禮西藏最隆重之一種典禮)其入藏人馬數目，不得超過所定限制，至是始罷南北兩路之兵。

乾隆十年(紀元一七四五)噶爾丹策零死，嗣子那木札爾性嗜殺戮，為近臣所殺，繼襲之爭不絕，諸部乃陷於大亂，策妄那布坦之外孫阿睦爾撒納欲擁策零之孫達凡齊以自立，其事未成，十九年乃牽所部奔清，具陳攻取伊犂之策，帝大悅，翌二十年，任班弟為定北將軍永常為定西將軍，由兩路進兵，猝然攻略伊犂，諸部望風來投，南北兩路，兵未血刃，竟歸平定，未幾，阿睦爾撒納又據伊犂倡亂，帝見其不可以德感，乃命將軍成袞札布由北路，將軍兆惠由西路分兵前進，再討準噶爾，會準噶爾諸部互相吞噬，且值痘疫大行，

死殺相蹤，於是兆惠乃長驅猛進，諸部盡潰，阿睦爾撒納奔投哈薩克部，兆惠與其副將富德率兵進佔伊犁，斬殺屠戮，盡殲準噶爾族衆，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後以染痘疫而死。

清兵入伊犁，盡釋大小和卓，（又作湖查，乃波斯語默哈墨得後裔之義亦云君主）命大和卓布那敦歸葉爾羌，統其舊部，留小和卓霍集占於伊犁，使掌回民之事務，然當阿睦爾撒納之變，霍集占曾率兵助之，清兵定伊犁，霍集占畏罪，遁歸葉爾羌，遂據庫車城而叛清，乾隆二十三年（紀元一七五八）將軍雅爾哈善率滿漢之兵一萬餘，由吐魯番進攻庫車，直圍其城，部將獻攻略良策，雅爾哈善不能聽，日日專從事賭博，戰遂不利，大小和卓，乃乘機逸去，高宗怒，誅雅爾哈善等，更命將軍兆惠移軍討和卓，時兩和卓遁據阿克蘇。

將軍兆惠抵庫車，小和卓霍集占奔葉爾羌，大和卓布那敦奔喀什噶爾，兆惠先討霍集占，戰不利，翌二十四年大舉圍葉爾羌城，未能陷，二十五年兩和卓知不可敵，遂棄城越葱嶺西走，清兵連日追擊，圍困彼等於巴達克山，巴達克山之酋長，斬兩和卓，函其首送於軍門，至是南北兩路盡歸清之版圖，遂定名新疆，設伊犁，塔爾巴哈臺，烏魯木齊，喀什噶爾四鎮，置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及領隊大臣等，大小相統屬，各轄其應管諸城，而以將軍駐劄伊犁，爲全疆之重鎭。

乾隆二十九年（紀元一七六四）烏什之伯克（地方長官）阿布都拉，暴戾貪汚，辦事大臣蘇成，亦耽於酒色，甚至呼土人之妻女於署中，使兵士裸體追逐以爲樂，於是人民憤怨，哭訴無所，遂一致奮起，阿布都拉及諸官吏軍士等，盡遭殺戮，喀什噶爾伊犁之清兵皆來援，攻圍三個月，雖叛民善防善戰，終以孤立無援，卒被攻陷，城內住民，盡爲清兵所戮。

烏什之亂後三年，即乾隆三十二年（紀元一七六七）又有昌吉之變。先是設迪化州於烏魯木齊，管轄阜康昌吉綏來三縣，在昌吉大興屯田，且設有內地囚人之屯戶，屯官偶於中秋之月夜，置酒於山坡，犒賞流人，以圖遣興，屯官乘醉，逼流婦使之歌，致激怒流人，釀成鉅變，殺官吏，奪兵器，遂據城而叛，烏魯木齊之駐防兵進討，叛民不支，事旋平。

【四】

乾隆三十六年（紀元一七七一）在俄屬多波利斯克附近游牧之吐爾扈特渥巴錫，率所部三萬餘戶，約人口十六萬餘衆

，由俄屬入伊犂，蓋俄國曾以嚴令迫彼等改奉基督教，彼等深恨之，因是思慕故國之情，日益深切，遂決定復歸故土，但假道哈薩克部被拒，假道於布魯特部亦被拒，渥巴錫進退維谷，不得已乃率衆道出戈壁，致水草斷絕者數日，饑渴相侵，人畜死亡大半，及達到伊犂，只餘七萬餘口，清廷封渥巴錫爲汗，使之游牧於喀喇沙爾之地，而以著勁都斯爲其主庭。

烏什昌吉之變後，清廷嚴定官吏精選之法，令出唯行，故新疆全部能保持五六十年之安靖，然嘉慶二十五年（紀元一八二〇）又有張格爾之亂，先是大和卓布那敦之子薩木克，脫巴克達山之圍，流浪諸方，擬伺機恢復其父業，嗣匿於浩罕部，爲清廷所知，乃命浩罕王鄂瑪爾監視薩木克，以防意外，薩木克遂不得志，薩木克死，其次子張格爾又繼父志，窺機而動，時南路之參贊大臣斌靜，荒淫肆虐，民心盡失，怨聲載道，張格爾乃以好機不可逸，先糾合布魯特（幾爾幾思）部衆，竟舉叛旗。

後數年，張格爾出沒自在，勢力漸次鞏固，道光六年（紀元一八二六）宣宗授伊犂將軍長齡爲揚威將軍，以將軍德英阿坐鎮伊犂，又命陝甘總督楊遇春爲欽差大臣，率陝西甘肅之兵五千，先驅赴哈密，會諸軍進剿，道光七年將軍長齡與楊遇春率兵三萬進追喀什噶爾，張格爾率衆迎戰於渾河巴特，激戰數時，張格爾不支，敗走山中，長齡乃使楊遇春楊芳追捕之。

於是楊芳出阿賴（葱嶺之脊，）即由喀什噶爾赴浩罕之大道，楊遇春出色勒庫爾，南北分途緝捕叛黨，然終無所獲，楊芳於阿賴山中，突遇浩罕之襲擊，勢甚危殆，兩軍均以軍糧缺乏，旋撤兵，清廷以張格爾後患可慮，必欲捕之，乃懸重賞以求，而張格爾尙聚集殘兵，圖再舉，嗣將軍長齡遣土人赴塞外，聲言清兵已撤，喀什噶爾空虛，人民甚望和卓之歸城，而長齡嚴備以待，張格爾果來襲，清兵起而猛擊，盡殲其衆，張格爾僅以三十八從，棄騎登喀爾鐵蓋山，落荒而逃，副將胡超都司段永福等追而生擒之，後獲送於北京。

張格爾就擒後，將軍長齡乃檄浩罕及布魯特索其家族，浩罕不應，清廷因而禁止其貿易，以窮蹙其生計。浩罕王憤怨，乃立張格爾之兄玉素普爲和卓。道光十年（紀元一八三〇）聚布魯特，安集延等千餘人，再侵喀什噶爾，阿克蘇回部郡王伊薩克等，曾報情於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札隆阿，未從信，後始聞警，大驚，立命幫辦大臣塔新哈出喀浪圭，副將賴永福出明約洛，分兵夾擊，回兵佯退，誘清兵至險地，而截其後路，遂大破清兵。玉素普乘勝入喀什噶爾，以浩罕

之兵攻漢城（喀什噶爾有二城，一爲回城一爲漢城）自率喀什噶爾之回兵進追葉爾羌，葉爾羌守將璧昌苦戰，稍却之。斯時清之援軍自諸道集於阿克蘇，回兵知其不可敵，勢遂瓦解。翌年春，宣宗命大學士長齡及伊犂將軍玉麟，赴喀什噶爾講善後之策，會有浩罕使者三名來議通商之事，長齡留其一使而遣還其二使，令其獻和卓，及釋回被虜之兵。至十月其使者還報，捕虜可釋還，獻和卓爲經典所無，辭頗驕慢。長齡熟思，若由喀什噶爾，伊犂烏什；吐魯番三路併進，掃蕩一浩罕，似非至難之事，然浩罕布魯特之間，有鐵列克山嶺之險，勞師不值，宣宗從之，許其請，和約告成，通商復舊。

清廷又依長齡玉麟之建議，移喀什噶爾之軍鎮於葉爾羌，增戍兵以堅各城之守備，即喀什噶爾兵三千，英吉沙爾一千五百，葉爾羌六千，巴爾楚克（瑪喇巴什）三千，和闐五百，阿克蘇，吐魯番，及烏什各一千，大略兵額之配置如此，特舉璧昌爲參贊大臣，治葉爾羌，其後喀什噶爾地方，形勢一新，吏治日備，浩罕亦以重利之故，而嚴勵監視和卓，直至道光二十七年（紀元一八四七）得平靖無事。

浩罕王自與布魯特戰敗以來，其威漸衰，政黨之爭奪蜂起，一時內外頗多事，於是和卓之一族，噶塔朱里亞乘機又密謀入據喀什噶爾，是年（道光二十七年）噶塔朱里亞率其族六人糾合吉爾幾思欽察克人等，據喀什噶爾之回城，進攻葉爾羌，清兵邀擊之，噶塔朱里亞欲退保喀什噶爾，然居民閉門不納，會清兵大舉來攻，兵次阿克蘇，噶塔朱里亞狼狽走浩罕，時喀什噶爾之回民畏罪同走者，男女老幼達二萬餘衆，當越鐵列克嶺時，適遇大風雪，凍死者大半。

清廷對於浩罕之蓄意騷亂，一再姑息，致浩罕益逞其暴慢，數年以來，雖和卓一意想獲得喀什噶爾，終以邊防鞏固，卒未得逞，至咸豐七年（紀元一八五七）和卓挖利汗朱里亞，竟獲償其夙願，然彼賦性殘忍，誅戮無不至，人人自危，逃往他方避難者日衆，會清之大軍自伊犂進討，賊兵望風潰走，挖利汗不能禁，遂又奔入浩罕，佔領喀什噶爾，前後僅四閱月，和卓擾亂喀什噶爾，雖前後達四次之多，而清廷未嘗一度討伐浩罕，致使回民自立之心，日愈驕肆，新疆全部變亂之勢，遂漸釀成，而第五回之騷亂，亦從他方面，乘勢而起。

【五】

當此之時，清廷不幸之事，接踵而至，英法同盟軍陷北京，太平軍擾亂於西南，而陝甘之東干又受雲南回民變亂影響騷動於西北。蓋東干即漢回，當時陝西甘肅諸部及新疆東

北部居住最多，其壯丁且久服兵役於清廷，新疆之戎兵，東干人實居大半，向來東干與漢人素欠和洽，其不和之原因，實由宗教不同，為最大原因。彼以回教原不發源於中國，而起源於天方，此其一。回教之發展，多在貧民階級，此其二。其他種種齟齬，均由此而生。同治元年（紀元一八六二）甘州東干與漢民間，以細故釀成事變，忽成為東干紛擾之大火線，蓋平素積恨難伸，報復之念一起，遂一發而不可遏。滿漢人之屠戮，城邑之破壞，到處暴動，倍極兇殘，甘肅新疆各地，全化為修羅之場，而新疆各城戍守之回兵，亦起為響應。因東干之亂，浩罕視為絕好機會，立庫車之刺西呂任和卓，為天山南路之汗，喀什噶爾回民奉在浩罕，張格爾之子布蘇格和卓（又作布士爾克）為汗，以阿古伯（又作雅克布白克）當其輔佐之任，和闐則奉虎必布爾拉為汗，葉爾羌奉穆爾拉和卓為汗，以尼阿闊伯克為之輔，至是回疆重鎮——盡陷。

同治六年（紀元一八六七）伊犂七城悉被回兵攻陷將軍以下七萬五千人之軍士官吏，均罹彼等毒手，阿古伯特其慓悍善戰，討滅各汗，逐布蘇格而自立為汗，土耳其帝且封彼為天山南路之阿密爾。同治八年俄將軍加夫滿以鎮壓滅匪為名，占領伊犂，且與南路之阿古伯結通商條約，是時清廷以內部之亂，漸趨平定，遂任左宗棠為陝甘總督，以平回亂。

光緒元年（紀元一八七五）左宗棠與伊犂將軍榮全，烏魯木齊都統金順，亞寧道台劉錦棠會師進討，陷瑪納斯城。蓋瑪納斯城，堅固無比，回民據為死守之所，圍攻二個月，死傷甚衆，及城陷，清兵只釋其婦女老幼，而悉斬其衆。光緒三年阿密爾阿古伯，為其臣金蕃搭所殺，嗣子比栢克利伯克繼立，威望不振，且內訌屢起，勢將瓦解，對左宗棠新勝之勢，知不能抗，遂遁入俄境，　至是清廷始將新疆全部收復。

光緒四年，　左宗棠以兵三萬分屯南北兩路，　遣使於俄將加夫滿，請其返還伊犂及其他佔領地域，並捕送阿克伯一族。談判久不能決，清廷任崇厚為全權大使，赴俄京，議定所謂「利瓦西亞」條約，因條約中不利之點過多，遂未邀批准。時左宗棠上開戰奏議，廷臣中除李鴻章外，廟議多傾向於開戰論。於是清廷遣駐英公使曾紀澤為全權大使，赴俄京，再度談判，爭回佔地，條約遂獲批准，事乃平。直至有清末葉，新疆之能得以平靖無事，不得不謂為左宗棠之一偉蹟。

以上所述，不過新疆之縱斷面，關於歷次變亂，其因果關係，不難尋繹，蓋新疆以人種複雜，宗教歧異，語言風習，均具有特異性，因之各民族間，情感難通，嫌怨日深，每以細故，致演成互相仇殺的慘劇。東干之亂，俄人勢力，藉端侵入，當時清廷，以內亂外患，積弱之餘，卒結不平等之約，失地喪權，早種惡因。英以保持西藏印度，對於俄人之蠶食主義，豈能坐視，於是新疆一地，久成為英俄勢力角逐的地方。民國以還，國人盲於內爭，對此蘊藏無窮的寶庫，一任他人豪奪竊取，毫不措意。自民國十九年，人民不堪暴政壓迫，各地相繼叛變，卒演成本年五月的政變。雖中央派員宣慰，然黃慕松被迫而還，羅文幹遊新未返，而盛世才馬仲英又以備戰聞矣。嗚呼！新疆其不為東北之續者幾希，願國人急起圖之！

一九三三，一〇，一〇。

（全運會會徽）

全國運動會詳記（下）

世英輯

二十二年度全國運動會，自雙十節在南京中央體育場開幕以來，於秋雲舒卷中，十日間先後完成男女田徑，全能，游泳，球類，國術各項比賽，均有優美之成績，綜計打破全國紀錄者有二十餘項之多，二十日上午宣佈閉會，上午十時舉行閉幕典禮，盛會於焉結束。

第八日

游泳

男子

預賽

▼二百米俯泳　男子二百米俯泳，共有三組比賽，每組中之實力最強者，均係港粵健兒，第一組之董景純，首以三分十二秒八破馬智輝保持三分二八秒之紀錄，報告時全場震驚，不料第二組之曾河福，更以三分七秒四之優異成績，繼董之後示衆　更爲驚人，曾在泳時，離第二鮑勵有十米之多，與最後一人相差幾逾四十米，明日決賽時，此君可穩獲第一，破全國幾逾三十秒，第三組之王耀民，成績亦甚可觀，今日可獲第二名位置，

▼第一組㈠董景純（冀）㈡王新民（港）㈢楊亨華（粵）三分十二秒八（破全國紀錄）

▼第二組㈠郭振恒（港）㈡鮑勵（粵）㈢楊慧濂（港）三分七秒四（破全國紀錄）

▼第三組㈠王耀民（港）㈡陳福星（粵）㈢麥偉明（粵）三分十三秒六（破全國紀錄）

▼百米自由式　男子百米自由式預賽原有七組，亦因人數未齊，改爲三組，第一組六人參加，粵王秀山，港梁偉生相持甚力，王第一成績一分九秒四，第二組遼史興隨，原在先，後被粵劉寶希超過，至最後二十米，史努力僨進，成績一分十秒一，第三組粵陳其松，陳振興爭持頗緊，至終點二人相差半米，陳其松第一，成績一分九秒五，

▼第一組㈠王秀山（粵）㈡梁偉生（港）一分九秒四

▼第二組史興隨（遼）劉寶希（粵）一分十秒一

▼第三組陳其松（粵）陳振興（粵）一分九秒五

決賽

▼五十米自由式　五十米中之健者，計有九人，此九人所屬之單位，又都半爲港粵健兒，二時正，九位水上英雄，即在二千五百觀衆之前，候發令員之槍聲，準備入水競爭，點名畢，槍聲起時，浪花四濺，在前十米時，幾全在平行中努力，前泳至十五米時，粵之陳振興，漸漸超出，而其同伴陳其松，亦努力追隨，至二十五米時

，兩人又一度平肩而進，至三十五米時，港之梁偉生與文徵，粵之劉寶希，滬之徐亨，均追趕在一條平行線上，至四十米後，除粵之陳振興領先一米外，其他五人所差極微，結果陳其松獲第二，梁偉生與徐亨得到三四位，

㈠ 陳振興 (粵) 二十八秒八
㈡ 陳其松 (粵)
㈢ 梁偉生 (港)
㈣ 徐亨 (滬)

▼**入水比賽** 男子入水比賽，十七日上午決賽，參加比賽者，共十一人，中復自動退去一人，十一時終了，粵方游泳指導員，忽提疑問，謂尚有曹兆輝選手一名，已於報到時補行報名，經競賽部承認爲比賽名義中無此人，不知何故，後經終點裁判長馬約翰，而允向競賽部調查，如係確實，再予補賽，上午結果，暫不發表，後經調查所得，此事確係競賽部疏忽致遺漏，下午補賽時，除粵曹兆輝外，復加上午點名未到之京代表王玉生，溫本木兩人，亦同時參加補賽，結果王玉生以五九分二九，列名第四，曹兆輝得分五九分一二，以一厘七毫之差落選，頗爲不幸，前四名分數，列表如後，

㈠ 曾清射 (北平) 七二・二四分
㈡ 黃門祿 (北平) 六九・五一分
㈢ 朱志成 (香港) 五九・九二分
㈣ 王玉生 (南京) 五九・二九分

女子

決賽

▼**五十米自由式** 女子五十米之決賽，前日預賽三組共取九名，昨日共到七人，以預賽成績而測，香港楊秀瓊最有希望，比賽結果，亦未出所料，在開首二十米以內，各人鼓爭頗烈，七人並頭而進，不分先後，至三十米後，香港楊秀瓊劉桂珍漸漸搶出，到達終點時，第一，第二相距僅二三尺，三四兩名，落後三四米之遙，入選人數中，香港佔共三，廣東居其一，內地各單位中，報名參加者，尚不多見，更難與若輩共爭短長，

楊秀瓊

㈠ 楊秀瓊 (港) 三十八秒一
㈡ 劉桂珍 (港)
㈢ 陳煥 (粵)
㈣ 梁詠嫻 (港)

▼**百米仰泳** 出場者七人，粵袁佩嫻粉面朱唇，下水後中途即棄權，出水後即嗚咽，青蔣漢珊游法甚勇，而身軀不直亦失敗，結果前三名爲港有，粵獲第四，第一楊秀瓊成績一分四十五秒二，

㈠ 楊秀瓊 (港) 一分四十五秒二
㈡ 梁詠嫻 (港)
㈢ 劉桂珍 (港)
㈣ 陳玉輝 (粵)

足球

復賽

▼廣東勝河北 四比一
▼上海勝香港 一比〇

籃球

女子

復賽

▼上海勝河北 六六比十一
▼廣東勝北平 三一比二六

排球

男子

複賽

▼上海勝香港　三比一

二十一比二十

二十一比十一

十六比二十一

二十一比十二

▼廣東勝浙江　三比〇

二十一比四

二十一比十一

二十一比十五

網球

男子

複賽

▼上海勝巴達維亞　二比一

第一單打　三比〇　巴勝

第二單打　三比〇　滬勝

雙　打　巴棄權　滬勝

▼四川勝河北　二比一

第一單打　三比〇　蜀勝

第二單打　三比〇　蜀勝

雙　打　三比一　冀勝

女子

複賽

▼四川勝上海　二比一

第一單打　三比〇　蜀勝

第二單打　三比〇　蜀勝

雙　打　蜀棄權　滬勝

▼山西勝北平　二比一

第一單打　二比〇　晉勝

第二單打　二比〇　晉勝

雙　打　二比〇　平勝

棒球

複賽

▼河北勝香港　四比三

壘球

國術

複賽

▼廣東勝南京　十四比五

國術比賽，十七日全部結束，平既包辦射箭，輕量摔角，中量棍術各冠軍，又於其他各項中，得亞殿軍各席，男錦標歸平，亞軍屬於中州，此次中州本有得標希望，嗣以趙國瑄槍術以輕敵致敗，而楊福乾之劍術，復以犯規取消決賽權，因是坐失兩項冠軍，祇得將錦標拱手讓人，第三魯，第四滬，魯滬非無名手，若姜修信蕭德全輩，均可戰之材，惜乎人材不齊，致名落孫山，再女錦標此次參加比賽女選手，僅十一人，南京獨占九席，餘浙平各占一席，女錦標之屬京，早經料及，十七日下午為最後關頭兩場，空氣異常緊張，共有三組，決賽中男輕量級劍術決賽，一，魯姜修信勝豫趙國瑄，二，豫楊福亮犯規，魯周振魯勝，三，滬蕭德全勝豫李樹德，四，滬蕭德全勝魯周振魯，最後決賽，一組魯修信勝滬蕭德全，二組魯姜修勝魯周振魯，三組魯周振魯勝滬蕭德全，結果第一魯姜修信，第二魯周振魯，第三滬蕭德全，第四魯楊福亮，乙男中量級刀術決賽，

因參加人數過少，祇取三名，一組青郝鴻勛勝平姚寶清，二組青郝鴻勛勝青田鴻業，三組青田鴻業勝平姚寶清，結果第一郝鴻勛，第二青田鴻業，第三平姚寶清，丙男輕量級刀術決賽，因人數太少，祇取一二兩名，一組魯王子章犯規豫李樹德，二組豫趙國瑄勝豫楊福乾，三組豫任保存厚勝豫楊福乾，四組豫趙國瑄勝豫李樹德，五組趙國犯規豫任保存勝，結果第一豫趙國，第二豫李樹德，決賽既畢，原定有京浙平豫女選手表演摔術刀術，惟時已薄暮，改十八日晨舉行。

第九日

游泳

男子

決賽

▲四百米自由式　男子四百米自由式決賽提前於十八日午後第一項舉行，港郭振恒等三人棄權，與賽者僅六人，遼史興隆之獲冠軍，可無問題，其成績之佳，殊出意外，鳴槍後，粵陳其松與史並肩，頗有爭奪首位之勢，惟以史轉身甚捷，一百米後即在前遙領，而閩之王鴻龍，亦不示弱，努力追隨，終獲亞軍，粵之石錦培隨後趕上，乃得第三位，陳其松獲爲第四位，其結果次序如後。

史興隆

㈠史興隆（遼）
㈡王鴻龍（閩）
㈢石錦培（粵）
㈣陳其松（粵）

成績五分五十一秒九（破全國紀錄）

▼百米仰泳　男百米仰泳決賽，獲得決賽權者，有九人，而臨時又有三人棄權，在千五百米賽中，造成新紀錄者，亦在被選之外，惟以不長於短距離泳術，故未爭得位置，結果。

㈠劉寶希（廣東）
㈡陳振興（廣東）
㈢郭振恆（香港）
㈣石錦培（廣東）

成績一分二三秒三（破全國紀錄）

▼千五百米自由式　初賽時，僅三組舉行，入選九人，故昨爲決賽，而臨時到場者又僅八人，起賽時，均並肩力爭，至五十米後，遂分高下，遼之史興隆在前遙領，其後史弟興陸，與港郭振恆，爭亞軍頗烈，再後則爲粵之石錦培與閩之王鴻龍，爭第四位，至五百米後，史已超出約百米，江山穩得，態度從容，惟絕不致變其如飛之動作，史弟興陸，已見弱退約數米，郭振恒則改俯泳式，載沈載浮，似不稍費力，至千米後，王鴻龍繼青之孫喜文，亦因力弱出池，故石錦培減下速度，穩收第四位，遼史家弟兄分得兩席，亦云榮矣，如乃弟稍長，其成績當更可觀，則下次全運會時，可包「游泳錦標，昨結果如下。

㈠史興隆（遼寧）
㈡郭振恒（香港）
㈢史興陸（遼寧）
㈣石錦培（廣東）

成績二十三分二十七秒六（破全國紀錄）

▼二百米接力　男二百米接力，廣東隊陳其松入水後，即佔優勝，第二站劉寶希，游到百米處，已領前三米，上海香港兩隊開始時，勢力平衡，第三站入水時，香港隊始超出一臂，北平隊因節目提前，人數未到齊，以替代員加入，實

力大受影響，落後十餘米之遙，廣東隊第四站陳振興，破浪直前，以二分一秒一之成績，打破全國紀錄。

㈠廣東
㈡香港
㈢上海
㈣青島

成績 二分一秒一（破全國紀錄）

女子

預賽

▼百米自由式 預賽原有三組，臨時因人少改爲兩組，第一組粵陳煥琼始終前導，成績一分三十五秒六，第二組港楊秀琼港陳玉輝在前相持，結果楊第一，陳第二，遼史家小妹妹奮勇後第三，成績一分三十三秒三。

▼第一組㈠陳煥琼（粵）㈡楊秀珍（港）㈢何文雅（青）一分三十五秒六

▼第二組㈠楊秀琼（港）㈡陳玉輝（粵）㈢史瑞聲（遼）一分三十三秒三

▼二百米俯泳 預賽第一組港梁詠嫻居先，於第二轉角時，突被港楊秀珍，粵劉素麗相繼超過，楊第一，成績三分五五秒六，第二組史家小妹妹瑞聲初領先，後以氣力不濟，落後十米，港楊秀琼第一，成績三分四七秒三，史瑞聲竟退居第三，粵袁佩嫻又慘敗。

▼第一組㈠楊秀珍（港）㈡劉素麗（粵）㈢梁詠嫻（港）三分五十五秒六

▼第二組㈠楊秀琼（港）㈡林都灑（港）㈢史瑞聲（遼）三分四十七秒三

籃球

男子

複賽

▼河北勝南京 五七比二八

▼上海勝廣東 三一比二二

女子

決賽

▼上海勝廣東 三五比二九

女籃球決賽，滬對粵，粵初咄咄逼人，滬楊森投擲甚準，與陳榮明在前立功不少，粵容美紅亦極活動，第一刻滬以八比二勝，二刻滬聲勢原甚壯，後粵盧慧嫻，容美紅，均有妙射，結果十六比十一，滬勝，後場滬陳榮明，鄒普德，被易下場，大減聲色，而粵李惠明等，乘機而入，容盧二將，亦增分不少，第三刻十六比二十一，粵反居勝，滬復調上陳鄒登場，陳先以遠射立功，聲勢浩大，與粵漸成平局，幾度變化，臨終場只二分鐘，滬隊尚以二分見負，卒經陳楊諸將之努力，起死回生，結果三十五比二十九，滬勝

上海隊

位置	隊員	得分
前鋒	楊森	十七
	潘夢	○
	陳榮明	六
	邱瑪麗	○
	陳聚才	十二
後衛	鄒善德	○
	石瑞霞	○
	陳白雪	○
	陳瑞屏	○

總計……………………三十五

廣東隊

位置	隊員	得分
前鋒	盧碧賢	九
	李惠明	九
	容美紅	十一
後衛	蕭慧鎏	〇
	郭琪璋	〇
	容美葵	〇
	鄒秀娟	〇
總計		二十九

排球

男子

決賽

▼上海勝廣東　三比〇

男排決賽，觀衆萬人，躋蹐蹌踉，探頭探腦，引頸而望，裁判陶少甫。滬隊進攻，較粵凶猛，邱廣燮縱跳奇高，扣球絕佳，立功厥偉，曹廷贊八面接應，為滬最大功臣，徐亨身材高大，陳帶咸宜，粵黃英傑，實屬後起，不讓老邱，伍永欽為遠東老將，未見登場，影響實力匪淺，黎連極•譚永湛之快球，迅速如電，雖見球影，後排李福中，接球穩健，收球極多，粵隊尤以網門見長，惟滬方接連攻擊，致難得逞，卒告敗北，扣壓球均自網端直垂，速而有力，為北方所未見，而後防仆救之妙，尤非意想所能及，每球盤旋往還動輒數分鐘，滬以進攻佔勝，卒以三對零獲得錦標，首局相差甚微，最後粵陣內自亂，致以失敗，結果二十一比十九，次局二十一比十五，三局二十一比十八。

滬　二十一比十九　粵
　　二十一比十五
　　二十一比十八

上海隊

王家駿　盧康元　蔡天戈
徐　亨　曹廷贊　鄒秉新
張擎光　邱廣燮　陳博才

廣東隊

梁傑棠　馬鼎芬　蘇祖蔭
黎連極　馬文臣　李福中　蕭殿濂
譚永湛　黃英傑　劉澤民

女子

復賽

▼北平勝香港　三比一

一五比二一
二一比一四
二五比二三
二一比一八

▼上海勝廣東　三比〇

二三比二一
二一比一九
二一比一三

壘球

決賽

▼廣東勝上海　十一比十

女子壘球決賽滬對粵，滬初佔優勢，粵後以一分告捷，滬隊以鄒善德，潘月英，李保蕙為最佳，廣東則以外場穩健，擊球準確見長，第一局滬以輕巧短打連獲五分，第二局粵隊漸盛，得體殺以二比一勝，第三局粵投手鍾淑清頗弱，造成滬方機會不少，負三分，再擊球則因高被殺，益形不支，第四局粵更易投手，由黃柔卿球，形勢始轉，滬隊因外場徐文英之失誤，粵乘機活動，獲得三分，

第五局滬■■■■球高遠，致被粵軍外場穩然接得；而粵進攻亦遭滬捕手游擊所殺，第六局滬徐文英以不善接飛球，粵作本壘打，連獲四分，與滬成九比九平局之勢，最後粵以一分佔先，第七局滬隊復失一分，挽救無術，結果粵以十一比十得冠軍。

局	㊀	㊁	㊂	㊃	㊄	㊅	㊆	共計
滬	五	一	三	〇	〇	一	〇	十
粵	〇	二	〇	二	〇	六	〇	十一

位置	粵隊	滬隊
投手	鍾淑清 黃柔	鄒善德
捕手	曾淑嘉	潘月英
一壘	黃蕙賢	李寶蕙
二壘	林碧霞	陳瑛珍
三壘	梁適宜	任叔
左游擊	馬杏燕	孫卿
右游擊	陳加愛	向紹芬
左外場	毛少芬	徐文英
中外場	伍佩瑛	孟健麗
右外場	李觀玉	曾惠瑢

，動作稍慢，竟爲香港郭振恆追出一米餘，董景純力圖奮勇，時已不及，冠軍卒爲郭振恆所得，成績爲三分五秒二，破全國最高紀錄。

㊀ 郭振恆（港）

㊁ 董景純（冀）

㊂ 王耀民（港）

㊃ 陳福厚（粵）

成績　三分五秒二

第十日

游泳

男子

決賽

▼百米自由式　香港除余榮邦棄權未與賽外，加入決賽者，計梁偉生，吳徵文，黃日雄，廣東王秀山，陳其松，陳振興，劉寶希，遼寧史興隋，廣東竟佔一二三三席，史興隋因失於轉身之一響，且不長於短泳，故僅得第四位，成績未見佳妙，爲一分八秒四，與全國最高紀錄差一秒十分之二，然與預賽時較之已有進展。

㊀ 陳振興（粵）

㊁ 陳其松（粵）

㊂ 王秀山（粵）

㊃ 史興隋（遼）

成績一分八秒四

▼二百米俯泳　廣東勞吉誠未參與決賽，其餘八人均異常努力，各不示弱，河北董景純，入池起泳時，似極有望，至第二轉，一百二十米

女子

決賽

▼百米自由式　女子百米自由式決賽原有六人，遼寧史瑞璧及青島何文雅棄權未賽，與賽者爲香港楊秀瓊，楊秀珍，廣東陳煥瓊，陳玉輝四人，入水後，三十米速度平衡，不見上下，至轉身五十米，則前後分開，楊秀瓊先入五米，遂終點獲冠軍，其妹則殿末尾。

㊀ 楊秀瓊（港）

㊁ 陳煥瓊（粵）

㊂ 陳玉輝（粵）

㊃ 楊秀珍（港）

成績　一分二十九秒六

▼二百米俯泳　參加者五人，發槍後，史家小妹妹瑞璧前導，觀衆掌聲如雷，轉灣時港楊秀瓊超出，至百米時又被楊秀珍，林都麗相繼越過，史奮鬥到底，遂獲第四，楊秀瓊第一，成績三分四一秒一。

㈠楊秀瓊（港）
㈡楊秀珍（港）
㈢林都麗（港）
㈣史瑞璧（遼）

成績　三分四十一秒一

▼二百米接力　上海棄權，參加決賽者，僅青島香港廣東三隊，香港隊先五米達到終點，獲第一名。

㈠香港隊
㈡廣東隊
㈢青島隊

成績二分四十九秒

足球

決賽

▼上海勝廣東　三比〇

鬨動一時　港冀足球隊既歸淘汰，粵滬乃入決賽，雙方各負盛名，各擁虎將，成敗利鈍，殊難逆料，一場血戰，宜爲觀衆所關心，況復當大會最後一日，此一局壓軸好戲，自更有欣賞之價值，故未及二時，田徑場四周看台，均告人滿，綜計人數當逾四萬，爲開幕以來未有之盛況。

雙方陣線　是日兩方爲應付強敵起見，在陣線方面，較複賽時各有更調，其出場陣線如下。

廣東隊

黃紀良
李天生　符家興
李　金　劉慶才　黃炳朗
胡天寶　麥　蘇　李鴻清　葉北華　楊水益

上海隊

周賢言
江善敬　李寧
徐亞輝　馮運佑　梁樹棠
鍾勇森　陳家球　李義臣　孫錦順　萬象華

風勁勢急　開賽之初，粵隊獲得風勢之助，前鋒諸將，時時入侵滬軍腹地，左右逢源，環攻不已，幸滬內衛招架得力，用鐵門化險爲夷，始終未開紀錄，然就球勢以觀，滬軍之不敗者幾希。

鐵腿銅頭　滬軍既解圍，遂亦整師反攻，鍾勇森陳家球，並騎急進，符家興阻之無效，鍾舉足傳中，孫錦腿迎之以銅頭，爲勢甚急，然黃紀良眼明手快，亦得化險爲夷。

再度失機　滬軍求勝心切，乃又覓隙來襲，鍾勇森帶球北伐，疾如飛隼，盤過兩關，即舉足射門，不料操之太急，球橫越木飛去，又未奏功。

粵軍精銳　自是以後，滬軍即幾於一蹶不振，粵騎縱橫，南門外乃無片刻之寧息，差幸李江攔阻有方，鐵門堅不可破，故葉北華李鴻清獲雖佔有七次攻門機會，然終不能越滬軍最後之防地，而奏膚功，然當時滬軍之危急，實已間不容髮，而卒賴周鐵門絕妙身手，使粵軍徒勞往返，故滬軍之得勝，當推周鐵門爲第一功臣，表演之佳，使觀衆驚嘆不置。

上半時終　劇戰久之，勝負難分，粵軍雖佔上風，聲勢浩大，然始終未能使滬軍屈伏，而滬軍沉着應戰，抵抗到底，亦

始終不稍示弱，上半時終了，雙方各保持清白。

粵仍攻猛

轉瞬時間既過，滬軍雖居順風之地位，然進攻仍不得利，粵軍依然矯健非凡，滬門之前，爆彈連連而來，使滬內衛有疲于奔命之苦，一次，楊水益射門，爲周鐵門撲出，但球爲麥森所得，即舉足力射，周鐵門回顧不及，勢成必敗，然李甯忽如飛將軍從天而降，一腳擋住，又救球出險，又一次，李鴻清在離門十碼處急射，急如流星，惜中橫門彈出。

滬軍鴻運

在敵騎壓迫之下，滬軍乃捨死忘生，奪圍而出，鍾勇森自左角得球，作極佳妙之傳中，黃紀良衝出奪球即又失身，于是孫錦順恰好趕到，輕輕一腳，即開紀錄，滬隊以一對〇取勝，實在鴻運亨通。

再來兩隻

然粵軍之命運，尚不止此，五分鐘後，萬象華又得李義臣左傳之球，乘粵陣後防空虛之時，再爲滬軍建立第二功，（成二對〇）又五分鐘，李義臣亦見獵心喜，砰然破網，（成三對〇）粵軍相顧失色，羣爲啞嘆不已。

時不我與

時間迅捷，轉瞬終場僅有十一分鐘，粵隊雖志切復仇，然滬軍後防森嚴，殊不得逞，而滬軍前鋒，反時時乘戰勝餘威，來襲粵門，盤旋久之，亦卒敷衍了事，時間告終，滬軍乃以三對〇榮膺本屆全國運動大會之足球錦標。

勝敗之數

查是賽聲勢，粵隊實盛於滬隊，而前鋒之強勁，尤非滬隊所及，而滬隊之勝，則一由於周鐵門之堅固，二由於李內衛之撓健，前鋒本無聯絡，復佐以不可知之命運，遂獲勝利，且粵隊之敗，則實以守門者技術不佳之故，蓋三球之失，全在於黃紀良出太快之故也。

籃球

男子

決賽

▼河北勝上海　四九比三十

男子籃球決賽，上海與河北對壘，各方觀衆，紛至沓來，大半個田徑場，佔得滿滿，近球場之兩端尤甚，約略估計，至少有三萬人，記者席臨時添座，仍不敷用，後來者只得座於場邊，明星公司之聲播影機裝配完好，張石川，程步高，嚴工上，一隊人馬，又行趕來，河北隊大旗展開，拿出大批影響器，備準作一陣大示威。

裁判員宋君復，銀角一鳴，各健兒遂相繼上場，冀隊爲唐寶堃・于孝敬・沈聿恭・招壽昌・張景賓・滬隊爲錢儆鏞・陸鍾恩・吳國霖・孫寶慶・馮念華，開始接觸，張景賓即罰入一球。

記功簿上首建奇勳

及後相持頗久，黃慶渡後，張景賓再接再厲，又得二分，上海吳國霖，報以顏色，張景賓連中三元，此時沈聿恭，得唐寶堃傳來妙球，衡槍疾走，直趨籃下，應聲托入，雖然招壽昌奪球犯規，爲馮念華命中一分，但河北隊積分，仍有加無已，上海急求休戰，召開軍事會議，其時距開賽時尚未及五分鐘也，再度開火，沈聿恭繼錢儆鏞，一罰一擲之後帶球直上，又慶功而返，張景賓詭計百出，深入敵營，神出鬼沒，皮球入網，而上海隊尚不知敵從何來，上半場河北以十八比十領先，雪梨

食過，又復三通鼓響，張景賓

一馬當前　衝破重圍

叩門直入上海馮念華，吳國霖，亦各有建樹，滬隊欲借此機會復仇，急調吳祥龍上場，參贊戎機，至是軍心稍定，前乎後應，頗有衝鋒機會，奈張景賓，招壽昌，哼哈二將，加站雙崗，口號一聲，敵兵却步，唐寶堃搶球投籃，傳遞可稱三絕，連連偷入番營，痛飲黃龍，四坐看客，咸嘆觀止，軍功鼎盛，威振遐邇，陸鍾恩雖盡責守土，但仍不能減敵鋒芒，最後唐寶堃因抽筋離場，換王鴻賓應戰，威風不亞當年，總計河北隊以

身手純熟　聯絡佳妙

再勝下半場，此數為三十一與二十，上下二場合計，為四十九與三十，一場苦戰，至此宣告終結，河北隊榮膺本屆籃球冠軍。

河北隊

職位	姓名	犯規	得分
中鋒	于紹敬	[illegible]	十三
左鋒	沈聿恭	○	二
	劉振元	二	一
右鋒	唐寶堃	三	十一
	王鴻賓	○	○
左衛	招壽昌	三	一
右衛	張景賓	三	二十一

總計四十九分

上海隊

職位	姓名	犯規	得分
中鋒	吳國霖	二	六
左鋒	錢敬鏞	二	五
	陳祥龍	二	六
右鋒	馮念華	二	十一
左衛	孫寶慶	三	二
右衛	陸鍾恩	一	○
	吳幼良	○	○

總計三十分

女子排球

決賽

▼上海勝北平　三比一

滬女排球隊，乃百練雄師，以名聞全國之務本隊為基礎，再加數員上將，實力之厚，一時無雙，故與北平決賽結果，以三比一奏凱

上海隊		北平隊
念一	比	十一
二十一	比	五
二十一	比	念二
二十一	比	九

論球藝，則前排有汪春，李玫之扣球，二排有薛志潔，關柳珠，黃杏芬之健穩，三排有王金鳳等之救護，應有盡有，各極其妙，則九人如一輪機，進退有序，攔擊合法，宜守宜攻，可稱變化無窮，是以轉戰經旬，旌旗所指，有如枯拉朽，號稱無敵，豈偶然哉，平隊原稱不弱，奈强中更有强中手，不免束手無策，動作不靈，開賽後，滬遙居先導，以念一比十一，念一比五先勝兩局，第三局平全體動員，大奏膚功，五比二先告小勝，上海小姐乃緊握玉拳，邁步前進，得分又告增加，然戰久之，以念比十七超出，滿以為三對零不成問題，誰知竟因此大意失荊州，從此白玉有瑕，四局再戰，小姐們又氣又恨，，老馬狂奔，滬得念一，北平方上九分，夕陽橫斜，上海小姐乃結隊大唱凱旋之歌。

上海隊

江　春　黃杏芬　蕭傑英

張璧如　薛志潔　王鳳金
李致　關柳珠　錢壽儀

北平隊

陳慶鳳　陳婉若　蕭瓊
張夢莊　周國淑　徐靜貞
姚襄立　斯雅珊　龔寶賢
李孝芳　范翼華　徐秀榮　李宗綺

網球

男子

決賽

▼上海勝四川　三比〇

上海男子網球隊，人才濟濟，實力最強，錦標早有非我莫屬之概，十九日上午九時，與蜀將決賽，果然馬到成功，全勝而歸，第一單打邱飛海，以二對一克蜀林寶華，第二單打王文正，以三對一敗蜀錢耀彬，雙打鄭兆佳與余田光，在居高臨下之局勢中，以直落三挫蜀李南與鄭祖駒，結果以三對零敗蜀，榮膺本屆冠軍，查滬隊在初賽中，以三對零淘汰湘，第二週粵當之亦望風披靡，複賽時逢巴達維亞，亦以二對一勝，錦標美夢，於茲完成，茲將昨賽情形及結果，分述於下。

邱飛海(滬)	五——七	六——零	六——四	六——三	林寶華(蜀)
王文正(滬)	十二——十	六——二	六——八	六——一	錢耀彬(蜀)
余田光 鄭兆佳(滬)	六——一	六——二	六——四		李南 鄭祖駒(蜀)

人山人海　男女網球錦標決賽，均於十九日上午九時，同時舉行，大會各錦標，在上午舉行決賽者，祇有此男女網球，故全部觀衆，皆湧入網球場，擠得水洩不通，舉目四望，山坡上，看台上，球場中，人頭重疊，滿坑滿谷，其熱鬧之盛況，爲大會開幕以來所未有。

邱林之戰　滬蜀相逢於決賽，第一單打滬邱飛海對蜀林寶華，千載難逢，交綏之下，兩人各出其生平絕技，四盤劇戰結果，邱飛海以三對一擊敗林寶華，茲將比賽情形，分述如左：

比賽開始林寶華滿面笑容，抽擊得心應手，頻在網前作出人不意之截殺，使敵方無還擊餘地，未幾，即以三對一，五對三導先，第一盤似可垂手而得，豈知邱飛海奮力招架，不斷以深入底線之長抽，向敵方壓迫，連下兩局，打成五對五後，決局林寶華以滑四取得，再佔上風，輪及林發球，輕輕易以七對五結束第一盤。

林寶華　七——五　邱飛海

第二盤中，邱飛海突見振作，抽擊愈見穩健，銳不可當，林寶華在底線苦苦招架，因不及邱穩，七八次來回後，輒每自殺，企圖上網攔殺，又爲老邱向兩側邊線襲來，計不得逞，局勢一瀉千里，頃刻間老邱一氣呵成六局，以光盤獲勝第二盤。

林寶華　〇——六　邱飛海

第三盤之端爭，愈見劇烈，起初林寶華虎虎有生氣，連取兩局，老邱急起直追，以滑四下一局，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入後各失發球局，造成數次平手，林還擊接連自殺，遂爲邱以五對四超出，次局林發球，先以三對一佔優勢，大有打成五對五之趨勢，豈知林得而復失，邱以六對四勝。

林寶華　四——六　邱飛海

最後一盤，局勢依然極緊張，林寶華企圖挽回敗局，小心應付，各勝發球，成一對一後，第三局競爭甚烈，卒為邱奪得，再下兩局，即成四對一之比，林努力追隨，力取兩局，成四對三，次局林發球，先以三對一佔優，苟此局為林取得，則成四對四，尚可造成競爭之局面，一線生機，又為邱所打斷，最後一局，林還擊多自殺，遂成六對三結束，結果邱飛海以三對一勝，比賽告終後林寶華悲不自勝，眼淚奪眶而下，林夫人趨前安慰之。

林寶華　三——六　邱飛海

由比賽觀之，林寶華之表演，並不減色，其底線之正反手還擊，確較勝往昔，在第一盤中，頗能表現其本色，以適度之攔網，截斷邱之長抽，但入後則不然，數次企圖上網，面迎來球，因過於小心，不敢作孤注之一擲，遂予邱有從容向兩側邊線還擊之機會，林要於一再失守，遂不敢上網，退居底線，與邱作長抽，長抽乃為邱飛海之特長，邱能發揮其特長，林不遭失敗者幾希。

王錢之爭

第二單打滬王文正對蜀錢耀彬，錢球藝近來頗有進境，正手猛抽甚急，王文正以穩健之擊法，以柔制剛，卒以三對一取勝，開賽時，錢耀彬用其過人之臂力，作猛烈之抽擊，王文正亦不甘示弱，苦苦招架，賽來勢均力敵，競爭甚烈，打成十對十平手後，王連勝二局，始以十二勝十首盤，第二盤錢銳氣大減，王以六對二再勝，第三盤中，錢鋒芒又露，五對五後，錢抽擊得心應手，王文正雖奮勇招架，難擋其鋒，被錢以八對六扳回一盤，最後一盤，錢精疲力竭，還擊多不過網，未有劇烈競爭，王文正以六對一獲勝，結果為三對一。

雙打戰況

雙打賽，滬山鄭兆佳與余田光出場，蜀李南與鄭祖駒，球藝平庸，竟成一面倒之勢，鄭余雙管齊下，勢如破竹，僅第三盤略有競爭，結果鄭余以直落三獲勝，比數為六對一，六對二，六對四。

女子決賽

▼山西勝四川　三比〇

第一單打

女子網球戰，業已火併八日，兩翼爭霸權，歸山西四川，昨日上午九時，為決鬥之期，主力戰在第四球場爆發，第一單打，一邊是威震娘子關的王春菁，一邊是獨守巫峽的鮑大經，鮑女士登場後，毫不客氣，用起急球切球壓球三件法寶，打了個下馬威，連下三局，先聲奪人，但王小姐力持鎮靜，長抽短打，無不精美，連得六局，奪得首盤，第二盤鮑大經仍首開紀錄，王春菁亦還顏色，直殺至各六，仍無勝負，中間對抽截殺，精彩百出，觀者無不捏住一把汗，厥後鮑大經手力不足，連被王春菁攻下兩盤，大局於是乎定，裁判趙鐵恆，比數如下。

王春菁　（山西）　六——八

鮑大經　（四川）　三——六

第二單打

女子第二單打，四川黎玉品對山西王春蔭，黎為巴蜀老將，王則初戰以來，迭敗強敵，故兩人旗鼓相當，王善用角球，攔網之技術絕佳，黎則老成持重，能相左抽殺，故黎氏先得一分，此後即為王所追上，前三局互有得失，至四局時，方爭持甚烈，卒為黎以六比四奪去第一盤，後王即以逸待勞

，七比五勝第一盤，第二盤上，更以準確之發球，以六比三獲勝，結果二比一，王春葳勝，成績如左。

王春葳（山西）	四	七	六
黎玉品（四川）	六	五	三

雙打

山西對四川之女子網球雙打一場，四川棄權，山西勝。

棒球

決賽

▼廣東勝河北 四比一

男子棒球決賽，十九日下午三時在棒球場舉行，由中國權任司球員，觀衆除雙方拉拉隊外，幾無到者，按兩隊球藝當以廣東爲佳，尤以該投手林金友技術更屬高超，全隊打球技能，亦較河北爲佳，河北隊隊員多二十歲以下之青年，經驗技術，均較廣東爲差，故觀衆意料中錦標必被廣東所獲也，既開賽，廣東先攻，河北取守，第一盤廣東毛連貴，陳光民，伍舜德，先後傷亡，未能終局，遂幾度偷壘，無機可乘，下半河北復如之，連折三將，故第一盤零比零，無勝負，第二盤，雙方佈陣嚴守，均無變營機會，結果仍零比零，第三盤廣東投手林金友，一棒打去，球觸地而出，林得飛奔至第一壘，惟不愼適踏河北一壘馮道源之足，馮向前理論，而林竟飽以老拳，同時廣東隊邊外指導之隊員某，亦近前幫打，馮無法抵禦，一時粵全體由指導員，率領趨前羣毆，馮力薄，任其拳足交加，冀指導及隊員力勸阻始罷，事後冀隊向裁判交涉，而中國權答以雙方衝突，可向大會提出抗議，仍須繼續比賽，冀隊忍氣續賽，精神爲之打擊，第三盤仍爲零對零，此後第四盤至第六盤，雙方投手各盡所長，不稍放鬆，致紀錄牌上始終雙零，第七盤前半，粵偷得一壘後，展轉生還，復傷一將，繼後有二人偷壘建功，後粵隊一棒打去，冀外野未能接得，使偷至三壘者生還，追球擲到三壘，鮑文沛又失手，粵又一人生還，上半粵隊連獲三分，後半冀隊梁瑞祺，奮勇偷得一壘後，連續進壘者，復有方，關諸將，梁冒險生還，獲得一分，而壘上諸將，先後落網，第七盤三比一，粵佔先，第八盤雙方仍僵持，各無所獲，第九盤及最後一局，關係勝負，前半粵猛攻，李灼堃獲一分，後半粵投手林金友，運用腕力，曲線球層出不窮，冀將三死全局遂終，總結果四比一，廣東獲錦標，雙方陣線如左。

盤數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㈧	㈨	總計
廣東	○	○	○	○	○	○	3	○	1	4
河北	○	○	○	○	○	○	1	○	○	1

▼廣東隊

位置	隊員	打數	得分	安打	犧牲	偷壘	刺殺	助殺	錯誤
右野	毛連貴	四	○	○	○	三	○	○	○
二壘	陳光民	五	○	○	○	五	○	○	○
中野	伍舜德	五	一	○	○	五	○	○	○
捕手	高漢恩	五	一	○	○	六	○	○	○
投手	林金友	四	一	○	○	四	○	○	○
右野	程觀深	四	○	○	○	二	○	○	○
游擊	黃元葆	三	○	○	○	○	○	○	○
三壘	黃兆熊	四	○	○	○	三	○	○	○
一壘	李灼堃	四	一	○	○	六	○	○	○
總計		三八	四	○	○	三四	○	○	○

▼河北隊

位置	隊員	打數	得分	安打	犧牲	偷壘	刺殺	助殺	錯誤

右野	方才政	四	〇	〇	一	三	〇	〇	〇
右野	顧培林	四	〇	〇	〇	三	〇	〇	〇
投手	關福紹	四	〇	〇	〇	一	〇	〇	〇
捕手	羅宗興	三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三壘	鮑文沛	三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一壘	馮道源	三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中野	羅宗强	三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二壘	梁瑞麒	三	一	〇	〇	四	〇	〇	〇
游擊	關福納	四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總	計	二七	一	〇	一	二	〇	〇	〇

閉幕典禮之盛況

大會於二十日晨舉行閉幕典禮，上午九時林主席，汪院長，王會長，總裁判張伯苓，及中央各要人，各代表，齊集東司令台，台上陳列獎品，琳琅滿目，綠色銀光，互相輝映，警衛組及大會童子軍，擔任全場警戒，極為嚴密，各單位總領兵，及男女選手，整隊排列台下，精神飽滿，[illegible]異常，旗旗飄揚，五光十彩，十時許，由司儀贊序報告，行閉幕禮，全體肅立，唱黨歌，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最敬禮畢，主席王世杰（大會會長）恭讀總理遺囑，並致閉幕詞，（見後）次由國府林主席訓詞，（見後）大會籌委褚民誼，即宣讀獲得錦標者及獲得錦標之單位，林主席即將領取獎品單，雙手授贈各總領隊，代領轉發，全能第一張作齡，短跑怪傑劉長春，則親至台前領獎，給獎畢，運動員代表王季淮答詞致謝，最後鳴砲三響降旗，禮成，林主席汪院長等相繼退場，有選手數百人，爭請林汪簽字，以留紀念，林汪欣然應允，提筆書贈，類多勉勵嘉慰之詞，受者如獲拱璧，深為榮幸。

閉幕詞

大會會長王世杰致閉幕詞云，本屆大會，預定舉行的各項節目，現在已經完全按照預定的程序，舉行完畢，因此大會的閉幕，也能按照預定程序，於今晨舉行，在這過去十日之中，全國的視線，無遠無近，都集中於中山陵前的一個運動場，這實在是一種使我們特別興奮的現象，十日以來，諸位的努力，一面使全國的民眾對於我們民族復興的前途，聊然增加一種自信力，同時全國從事於教育的人，因為一般社會認識了教育的重要，認識了教育力量的偉大，也得到了一種莫大的安慰與莫大的鼓舞，這是本屆大會空前成績，但是我們更希望進次的成績，不只是過去幾年或過去十日諸位努力結晶，而是總成全國教育界未來大努力的一種原動力，全國上下，對於本屆大會，既然如此重視，我們務必努力使未來的全國運動大會，表現出更好的成績，纔能不負全國的期望，因此兄弟在這個行將與諸位言別的時候，願舉三事，作大家分頭努力的目標，第一，全國教育行政機關努力的目標，一面增設體育學校或學系以改進全國體育師資，一面擴充學校內外的體育設備，以求體育大眾化，第二全國體育教師努力的目標，實行體育與訓育合一的主張，對於學生生理的健康和道德的健康，同樣的負起責任，第三，諸位運動員努力的目標，不浪漫，不頹唐，永遠保持你們樂觀的態度，苦幹的精神，並且把這種運動員的精神，傳播給你們學校的同學，或校外的朋友，我們大家如果都照着以上的目標努力做去，這回全國運動大會的成績，纔是永久的，纔能在民族復興的歷史上，闢一個新頁，眞正的佔一個千古不磨的地位，最後，這一次大會，本會競爭

委員長王儒堂先生，審判委員長張伯苓先生，以及本會的總幹事諸君，對於本會工作，給予了許多指導，裁判員諸君主持裁判，辛苦異常，本會的警衛組和童子軍，十分的效力，本會其他各位職員，也都十分勞苦，兄弟謹代表本會，對以上所說的各位，致誠懇的謝意，今天承國府主席和本會名譽會長林主席蒞臨賜訓並給獎，本會同人，同深感謝，祝諸位裁判員及運動員，一路平安，並預祝下屆運動大會有更進步的成功。

林森訓詞

繼由國府林主席訓詞，原文云，會長，諸位，今天是全國運動大會給獎閉幕的日子，在過去十天之中，可以表現我們大家的工作，是非常努力的，上自會長籌備委員裁判委員，以及童子軍警察軍隊，下至工友，都非常協力動作，纔有今天這樣的成功，尤其是諸位領隊員，男女運動員，更是提起精神，把平時訓練的成績，貢獻出來，造成大會的好成績，做將來的好模範，在這十天中間，我們還得到天時的幫助，雖然昨天下了一點雨，但是氣候更加覺得爽快，天時固然很好，實在我們更得人事上的成功，此後大家用功努力，使運動會得到圓滿的成績，其動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由於各位有合作的精神，有本着總理大無畏精神，共同動作，勇往無前，才能够得到的，我們現在要把國家強盛起來，當然這個基本在個人體魄的強健，才可以把國家轉弱為強，要把個人練習自強自衛，最要注意的，就是你們的身體，你們的身體，不但要鍛鍊，而且希望不要糟蹋關於體質有妨害的烟酒等等，應該絕對禁絕，這也是練習自強的基本。今天雖然各院部各機關各團體及私人方面，贈來許多的獎品，不過是大家對於諸位表示一點慰勞的意思，國民政府同人，是預備了一個金戈，這件東西，是有意義的，古人常告訴我們，枕戈待旦，敵愾同仇，又說揮戈反日，所以國民政府贈這個戈，物品雖小，希望諸位的意思是很大的，今天大會閉幕，諸位不久要離開首都，回到各省市各校，很希望各位把這次大會的情形，有什麼長處或缺點，告訴自己同學，大家對於體育，繼續努力，到下屆大會開會的時候，各位青年英雄，再來見一個好身手，恭祝各位歸途平安，恭祝各位在下屆大會中有無量進步。

選手答詞

全運會運動員代表王季淮向大會答詞致謝，略謂此次全國運動會，在國難期間舉行，足證政府注重國民體魄，提倡國民體育，發揚民族精神，開會旬日，各項運動，大都打破全國紀錄，實因政府提倡體育，國民猛進圖強所致，運動員承大會熱心招待並給獎品，謹代表全體，深表謝意。

東北五省區選手告別書

全體同胞志：

大會閉幕矣，諸位各個有家歸去，我們還是隨地漂流，這十日盛會中的我們，的確像碎船下的殘生，得以復見故里家園，重親兄弟姊妹，欣幸無量，所以這首都的一草一木，都像對我們含着無限的感情，諸位的一言一笑，都似對我們有深厚的意味，眞的，諸位的握手，醫好了不少我們的破碎精神，諸位的掌聲，加强了許多我們的奮鬥意志，我們實在是惜別，然而國家正在需要同志們各自去努力，生命都可以不惜，別離又算了什麼，諸位，再見吧，秋風多厲，珍重，珍重。諸位凱旋帶回去的勝利品，或是五尺金戈，或是錦標銀盾，請猜猜我們帶回去的是甚麼寶貝，曰

「希望」，「信心」，我們看諸位團體合作的精神，龍騰虎躍的體魄，的確足使中國有希望的，所以我們願這運動場上所表現的團體精神能普及到各界，能振起民族的力量，我們不僅希望土地不至再失，確可希望還我大好河山，我們再看看諸位所造成的驚人紀錄，我們愈相信凡他人所能的，我們無不能，所謂「彼人也，我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祇在自已努力耳，日本人能滅國，吾輩豈不能復之，所以我們由運動場上帶回來的紀念是「有諸位在，東北不亡，」「有諸位在，東北必強，」的信念，至於我們自己，當然要站在最前線上去努力。

諸位，別矣，竟別矣，一語珍重聲中，諸位賜給了我們這寶貴的紀念品，——希望同信心——我們是何等的感激，我們何以回報，我們所有的，祇是慘痛經驗後所留的創痕——覺悟與認識——來贈送諸位吧，我們覺悟今日以前，中國青年所慣走的道路全錯了，喊口號，貼標語，離開國家講革命，丟下學術談救亡，畢竟是搞不了有計畫的侵略，抵不住帶民族質的戰爭，我們上下各顧己私，各謀己利，到最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惟有同歸於盡而已，我們今後惟一的生路，便是埋頭用功，忍苦鍛鍊，一言以蔽之曰硬幹。

我們的第一創痕，是認識自己的責任，談國難的每好歸罪於某幾個人，或某一個黨派，實在說除了終日勤作的好百姓外，那一個人不負相當的責任，我們流離南北，常聽些怨天尤人聲音，少看見吾儕吾責捨我其誰的勇士，多是功則歸己，罪則歸人，國仇可以不管，私恨不能不報，習非成是，日本人縱不來亡我，我們又豈能幸免，納耳遜名言說，「英國要人人各盡其責」位，中國今日誠要人人各盡其責矣，我們要有此認識，來改造自己，來復興國家。

我們的覺悟與認識，是由國家受空前的犧牲，自身受莫大的痛苦得來的，代價太大了，我們送給諸位帶同去，分贈給人人，勸他們不必付同樣的代價了，咳，亡國的滋味，實在是不可嘗試的，本來民族的文野興亡，全看他們能否互換經驗，我們所受的慘禍，盼望足夠同胞們借鑑了，若是全國青年都能認識己責，我們的希望，一定完成，我們的信心，一定實現，最後我們熱烈的希望着，虔誠的祈禱着，下次中華民國全國運動大會，在瀋陽北陵運動場上去舉行，下次中華民國全國運動大會的總錦標，是恢復東北河山的顏色。

我們這次來，備受政府當局與各界同胞的同情及援助，我們願就此替我們自己東北體育協進會掬誠鳴謝。

遼吉黑熱哈五省區選手敬叩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南京

錦標一覽

世界・遠東・全國男子田徑賽最高紀錄與本屆全國紀錄比較表

項目	世界紀錄	保持者	遠東紀錄	保持者	全國紀錄	保持者	本屆全國紀錄	造成者
▲一百米	十秒三	威廉(加)叶倫(美)	十秒七	尼泊墨西諾(非)	十秒八	劉長春	十秒七	劉長春

二百米	二十秒六	陸克(美)	二一秒八	吉岡隆德(日)	二二秒四	劉長春	二十二秒一	劉長春
四百米	四六秒二	卡爾(美)	四九秒二	中島亥太郎(日)	五二秒四	劉長春	五十三秒一	曾榮忠
八百米	一分四九秒八	漢姆飛(英)	一分五八秒八	久富達(日)	二分六秒八	王銘紳	二分五秒二	羅慶隆
千五百米	三分四九秒二	拉陶茂格(法)	四分六秒	津田晴一郎(日)	四分二一秒四	張寶祥	四分二十一秒四	鄭森
一萬米	三十分六秒二	納爾米(芬蘭)	三二分四二秒六	工藤胖(日)	三五分二七秒八	劉古學	三十四分四十七秒四	谷得勝
百十米高欄	十四秒四	文斯通(瑞典)	十五秒四	三木義雄(日)	十六秒五	金岩	十六秒二	林紹周
四百米中欄	五二秒	太羅(美)	—	—	六十秒	陶英傑	五十九秒二	陶英傑
急行跳高	二米〇三	奧斯朋(美)	二米	托利比亞(日)	一米八二	吳必顯	一米八一	顧彧
撐竿跳高	四米三一	密勒(美)	四米	西田修平(日)	三米五四	符保盧	三米七五	符保盧
急行跳遠	七米九八	南部忠平(日)	七米五九	南部忠平(日)	六米七四	潘作新	六米九一二	郝春德
三級跳遠	十五米七二	南部忠平(日)	十五米三五五	織田幹雄(日)	十三米九四	司徒光	十四米一九二	司徒光
十六磅鉛球	十六米〇五	海而加斯(波)	—	—	十二米二四	劉仁秀	十一米九六	遠明
擲鐵餅	五一米七三	傑索潑(美)	四〇米二七	齋藤眞衛(日)	三六米五〇	周連增	三十四米八四	張齡佳
擲標槍	七四米〇二	傑維能(芬)	六二米一九	住吉耕作(日)	四七米二六	牟作雲	四十八米九二	彭永馨
四百米接力	四十秒	美國隊	—	—	四六秒六	北平隊	四十四秒二	廣東隊
千六百接力	三分八秒二	美國隊	三分二四秒二	日本隊	三分四一秒	北平隊	三分三十一秒八分	上海隊
五項運動	—	—	二八三八分	住吉耕作(日)	二八二一・三〇五分	王季淮	三〇一〇・二九五分	郝春德
十項運動	八四六二・二三五分	鮑起(美)	五七八六分	齋藤眞衛(日)	五四三九・九五五分	劉仁秀	五八八七・五八七分	張齡佳

(註)萬米因發生問題，無成績。撐竿跳符保盧在十項中，以三米八五再造新紀錄

世界・全國女子田徑賽最高紀錄及本居全國紀錄比較表

項目	世界紀錄	保持者	全國紀錄	保持者	本屆全國紀錄	造成者
五十米	六秒四	美奇蘭科潑(捷)	七秒正	劉靜芳	六秒九	張潔璇(粵)
一百米	十一秒九	斯乞門(荷)	十三秒八	孫桂雲	十三秒五	錢行素(冀)
二百米	二四秒一	淮蘭西魏芝(波)	二九秒二	孫桂雲	二十七秒六	錢行素(冀)
八十米低欄	十一秒七	迪特立克生(美)	十四秒八	尹素桂	十四秒五	錢行素(冀)
四百米接力	四六秒九	美國隊	五十七秒八	青島隊	五十四秒六	上海隊
急行跳高	一米六五	雪萊(美)	一米三五五	朱天眞	一米二八	鄒善德(滬)
急行跳遠	五米九八	人見娟枝(日)	四米六五	莊銘箴	四米七九五	李媛芬(粵)
推鉛球	十三米七零	漢柏梁(德)	九米三五	馬子駿	十米三五	馬驥(冀)
擲標槍	四四米六四	白魯慕勒(德)	二四米二〇五	黃淑愼	二六米三八	陳榮明(冀)

▼擲鐵餅	四二米四三	威其沙拿(波)	二十四米五四	趙淑芸	二十八米六六	馬驥(滬)
▼擲壘球	(無)		四十米七二	原恒瑞	四五米三五	顏秀容(粵)

世界·遠東·中國男子游泳最高紀錄與本居全國紀錄比較表

項目	世界紀錄	保持者	遠東紀錄	保持者	中國最高紀錄	保持者	本屆全國紀錄	造成者
▼五十米自由式	(無)	——	二十六秒八	高橋成夫(日)	二十八秒四	謝保忠	二十八秒	陳振興(粵)
▼百米自由式	五十七秒四	威斯米勒(美)	一分八秒	高石勝男(日)	一分七秒二	謝保忠	一分八秒四	陳振興(粵)
▼四百米自由式	四分五十秒三	波格(瑞)	(無)	——	六分六秒	史興隋	五分五一秒九	史興隋(遼)
▼千五百米自由式	十九分七秒二	波格(瑞)	二十分七秒	横山隆老(日)	二十三分三十九秒	史興隋	二三分二七秒六	史興隋(遼)
▼百米仰泳	一分九秒六	科雅克(美)	一分十四秒六	片山象吉(日)	一分三十八秒二	曾榮忠	一分二十三秒三	劉寶希(粵)
▼二百米俯泳	二分二十五秒	鶴田(日)	二分五十二秒九	易得弗萊(菲)	三分三十秒四	董景純	三分五秒二	郭振恆(港)
▼二百米接力	(無)	——	一分四十六秒八	日本隊	二分二十八秒	青島隊	二分一秒一	廣東隊

世界女子游泳最高紀錄與本居全運紀錄比較表

項目	世界紀錄	保持者	全國紀錄	造成者
五十米自由式	(無)		三十八秒二	楊秀瓊(港)
百米自由式	一分九秒八	粵寧培甚(美)	一分二十九秒六	楊秀瓊(港)
百米仰泳	一分二十一秒	諾力渥斯(美)	一分四十五秒二	楊秀瓊(港)
二百米俯泳	一分二十六秒三	墨希(德)	三分四十一秒	楊秀瓊(港)
二百米接力	(無)		二分四十九秒	香港隊

男子部　冠軍

總錦標……上海
田賽……上海
徑賽……上海
全能……上海
游泳……廣東
足球……上海
籃球……河北
排球……上海
網球……上海
棒球……廣東
國術……北平

女子部　冠軍

總錦標……上海
田徑……上海
游泳……香港
籃球……上海
排球……上海
網球……山西
壘球……廣東
國術……南京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十月廿七日起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二日止

（芸生）

國

宋子文辭職與政局

財政部長宋子文突然辭職，中央准之，以孔祥熙繼任，以此中央政局頗呈不穩現象，汪精衛氏方在奔走斡旋中，如何着落尚不可知也。

蔣介石之來去匆匆

蔣於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半，與夫人宋美齡及王世和由南昌同乘塞可斯機飛京，降落明故宮機場，蔣下機後即乘車至中山門外孔祥熙宅、休息進餐，電邀汪至孔宅會談，結果，汪蔣即午聯名電宋子文，促二十八夜車晉京，蔣汪旋同入城，至軍校蔣邸，汪稍談辭去。二十九日出席中政會及中常會，議決財長問題，午後二時半，即偕夫人同乘福特機飛贛，汪與孔祥熙葉楚傖陳果夫陳立夫朱家驊唐有壬蕭振瀛等，均至機場歡送，傍晚到南昌。

准宋辭職孔祥熙繼

二十九日晨十時，中政會舉行臨時會議，汪及孫科到最早，蔣次之，居正・朱家驊・曾仲鳴・張繼・陳果夫・陳公博・邵元冲等續到，十時開會，蔣主席，討論財長宋子文呈請准予辭去本兼各職案，決議，(一)准宋辭財政部長職，以孔祥熙繼任，(二)宋辭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職，決議慰留，(三)宋辭行政院副院長職，移送中央常會。以上各案通過後，遂接開中央常會，孫科主席，決議，(一)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辭職，決議照准，(二)選任孔祥熙為行政院副院長，(三)選任宋子文為國府委員。汪于散會後，即囑褚民誼擬電向林森報告本日會議通過各案。

國府二十九日令，(一)財政部長宋子文呈請辭職，情詞懇切，宋子文准免本職此令。(二)特任孔祥熙為財政部長此令。

宋子文辭呈原文云，敬呈者，竊子文自一二八事變，重長財政，艱難維持，心力交瘁，在此盤根錯節之會，益覺心細力薄，長此以往，誠恐貽誤黨國大計，敬懇准予辭去財政部長本兼各職，無任屏營感禱之至。

中政會致宋子文電

中政會電宋云，本日臨時會議，討論同志呈辭本兼各職問題，僉以同志受命以來，艱難撐住，奠此危局，謀國之忠，同深感佩，而此次辭意堅決，未便強留，經議決准辭財政部長之職，俾稍息仔肩，全國經濟委員會改組伊始，事務繁重，常務委員一職，仍望繼續担任，勉為其難，想同志必能接受此項決議，不萌消極也。中央政治會議艷（二十九日）。

汪談謂將力事節流

汪於散會後對各報記者發表談話如次，此次宋部長向中央呈請辭職，雖經一度挽留，終未能打消其辭意。宋在國難期間，對全國經濟，尚能應付裕如，度支甚當，深爲中央倚畀。宋辭職原因，自國難以來，收入驟減，軍政各費，約每月短少一千餘萬元之鉅，因無法籌措，致欲求去。茲決由孔（祥熙）繼任，但孔在就職之初，對於財政亦無相當把握，此後惟有力事節流，以待開源，俾收支相抵，不致短少如此之鉅，一面再行另籌別法。至全國經濟委員會之進行，及國聯技術合作諸問題，均待宋共同籌劃，主持財政，無論如何，必盡力挽留，常委一職，決不任其高蹈云。

宋子文對報界談話

三十日晨十時宋子文在財部辦事處，接見報界，微有感慨之色。自述才力不足以應付困難，故請辭，所以遲遲發表者，蓋便政府從容決定繼任人選，並免影響市場及金融，對各團體紛電中央挽留。表示感謝。並謂自來官吏辭職，十九稱病，致貽東亞病夫之譏，本人素少疾病，出國歸來，更頑健如牛，稱病實所不似，故直承才力不足。有詢請辭是否亦與外交有關者，宋答，今中央已准余辭，餘言均非必要，亦不願談。經濟會常委是否繼續担任，尚待考慮。財部除內部襄助人員已呈辭外，稅收機關人員之辭呈，均未予批准。日內在滬辦移交，以後不擬他往云。

汪精衛在滬談政局

汪夫婦及褚民誼・曾仲鳴・唐有壬・張靜江三十一日晨到滬，汪八時半訪宋子文，談二十分鐘同時褚奉命訪孔祥熙促入京。汪訪宋後出言，本定二十七日來，嗣因宋電約，新財長發表後晤談，復以蔣到京，致兩次改期。此行與宋商經濟委員會問題，最近政局上有無變化，此時尚難詳談，俟即日分訪各方討論，外傳本人消極說難作答。約報界午後六時見面再談。汪旋訪張靜江李石曾，聞爲協商安定政局，午返褚寓。汪午後再訪宋，並接見報界談，勸宋仍任經濟會常委。第二次晤談時，宋未固辭，惟日內因交代事繁，尤辦了後定期回京，原擬不日舉行經濟委員會，將俟宋晉京後舉行。至外傳本人消極之說，在此國難期間，祇有努力做去，不論成績如何，果他人有較優計畫來相接替，固無日不思卸此責任。在無特人之前，決不願棄之而走。中央外交，始終一貫，保持領土主權之完整。今中日通常關係，依然如舊，決不能以稍有往來，即認爲諒解云。汪當日夜車回京，十一月一日抵京。

爆竹聲中孔接財長

孔祥熙十一月一日晨由滬至京，十時至財部視事，由常次李調生，率各署司長在門前迎候，燃放爆竹歡迎。孔至部長室休息，李與監印官將印信呈交，孔即啓用，發視事佈告，旋召集全部職員，在大禮堂訓話。首由李致介紹詞，職員向孔敬禮，孔訓詞，略謂自國府成立以來，對於國家財政，人民經濟，財部負有重責。當此政府努力建設之時，我人使命，十分艱鉅。宋部長自本黨北伐以來，在萬分艱難之中，困苦奮鬥，煞費心機，使中國財政，走上軌道，稍有基礎。宋方在中年，兩鬢斑白，此次海外歸來，認爲經濟建設，爲國家唯一出路，呈辭財長之職，將專心致力於經濟建設。本人之來，爲公爲私，均義不容辭。爲完成國民革命之成功，爲宋能專心經濟建設之志向，爲將劃既前途計，故即有任何犧牲，亦所不惜。關於本部已定計畫，如改革關稅鹽稅等，皆屬切要之舉，自應按步走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論評選輯

美俄復交與中國

據莫斯科電稱，蘇俄外長李維諾夫將於日內起程赴美。又據紐約電傳，輿論界發起承認蘇俄問題之討論，答案中主張無條件立時承認蘇俄者，截止前日，已有六十五種報紙之多。蘇俄使節出發之迅速如此，美國輿論贊成之熱烈如彼，是美俄復交之將成事實，當爲期不遠。此豈在九一八以前，世人所可得而想像者哉。甚矣國際變化之不可測也。在九一八前，就中國論，本報固早主張對俄復交，而其時和者寥寥，尤其在政府當時剿共立場上，萬難動聽。九一八後，識者漸悟中俄絕交與九一八事件，不無關聯。假使中俄邦交早復，事前或不無顧慮，因之事變或不無緩和，即使爆發，或亦不至如是之決裂？良以東省介於兩大之間，而先自處於孤立無援之地位，自少互相維繫之作用也。自是主張中俄復交者，逐漸有力，遲之又久，始克告成，雖不免馬後放炮之譏，究不失亡羊補牢之義。是中俄復交，理論上本應在九一八以前，而事實上轉爲九一八事件所促成，實爲莫大之憾事也。若就美國言，九一八前，更少聞全國中任何人可公開的主張美俄復交者，且亦不能想像其有可能性存在。是較中俄復交之困難，更不可以道里計。乃曾幾何時，竟將成爲舉國一致之輿論。雖近年世界經濟狀況，不無多少影響及之，而最大之刺激，要爲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國際上緊張形勢，有以促成之，自無可諱言。九一八事件，與兩年餘來國際情形變化，關係之大，有如是者。因之，際玆美俄復交進行之時，世人之神經過敏者，往往幻想及於美日戰爭，或日俄戰爭，而討論影響於中國之利害若何？吾人認爲此種涉想，未免過早，且亦未免過於簡單。吾人且拋却中國人之地位，以世界任何國民之立場言，頗覺國際一般形勢，在中國未能養成有力國家足以自禦外侮以前，列强在東亞保持國際勢力均衡之局面，實爲東亞和平最要之條件。換一句話說，在東亞有關聯之任何國家中，有一霸權國出現，便破壞國際勢力均衡局面，則國際糾紛立起，決非東亞之福，亦非世界之福，更非中國之福，尤非霸權國家之福，此固在帝俄時代，已予以一種事實之證明，而爲華盛頓會議中，列强所徹底明瞭者。乃不幸有九一八事件發生，其影響於國際情形之重大者，即在此破壞東亞國際勢力之均衡一點，故自吾人觀之，自九一八以來，與東亞有關之列强國際上種種變化，迄至近日所傳法俄親善美俄復交之各種運動止，皆在力求恢復東亞國際勢力之均衡着眼，非必欲訴諸武力，爭奪東亞之霸權也。求免戰禍耳，非期其決裂也。故其間或須經過種種外交或經濟之交涉與應付，更須經過各種軍事設備之競爭，時時刻刻，作盤馬彎弓之勢，以備萬一，

時時刻刻，蓄臨陣勒馬之機，以持轉旋，非萬不得已時，戰爭之事，似乎不應遽爾想像及之。故就此點言，此種國際間力求東亞國際勢力均衡之運動，當為東亞任何國家及世界任何國家之福，毫無疑義。因之對於美俄復交之進行，關於中國之利害，世界之利害，乃至日本之利害，有識者或應作同一之感想，抑未可知？何則，在中國國力未養成以前，保持東亞國際勢力之均衡，即所以保持東亞之和平，固列強(日本在內)一貫之宿論，無可非議者也。若一國不惜任何犧牲，到底非以武力破壞已成之均衡局面不可，非以武力維持新造之不均衡局面不可，則其變化之結果若何？非吾人現在所可得而想像，然至少限度，於中國，於日本，均未必合算，自無可疑者也。此固世界上一般之觀察，可以陳述其大概者。吾人若再就中國人之地位言，尤為痛感者，東亞和平之危險，其關鍵皆在中國之不能自振，早成為現代式有力國家，自禦外侮，自保疆土。夫自開海禁以來，因列強權利之競爭，中國固多受實禍，而亦引起列強糾紛不少，卒至使列強自身亦不能不與中國同感危險，遂不能不互相約束，造成一國際均衡之局，以保東亞之和平，而待中國之振作。乃華盛頓會議以來，中國之不振作如故，歐美方面，遂間有誤認為抵拒赤化之東漸，將來或須借重日本力量者，日本亦藉此自重，盡力宣傳，利用機會，遂忘宿諾，九一八事件之所以發生及其時以能如此擴大者，國際背境使然，而中國之不振作，實有以致之。兩年餘來，國際背境，逐漸改變，法俄日益親善，美俄如更復交，國際間畏懼赤化之心者，或不如從前之甚。蘇俄從前在中國宣傳赤化之結果，致釀成東亞霸權之發生，浸且危及自身，或亦不無相當之覺悟。因之，舉世界國家重得一協議保持東亞國際勢力均衡之時機，或將復至，抑未可知？然其關鍵，仍在中國之自身，即對匪有無辦法，內亂能否停止是也？吾人認為中國無須專注重於國際之變化，還須盡全力於內部之合作。假使中國現今之當局者，內外上下，能支持此危局，則此種國際勢力均衡之恢復運動，未嘗不是予中國以振作之機會。如其不然，中國在遠東之地位，始終或將累及世界之和平，固不獨自身之受禍已也。

(錄十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土耳其共和十週感言

今日為土耳其宣布共和十週紀念日。蘇俄軍事部長伏羅希洛夫暨加拉罕等要人，已由莫斯科抵土，參加慶祝，逆料安略拉冠裳雲集中，定有一番盛況，迴憶距今十年前，安略拉國民大會正式宣布共和，推基瑪爾執政以來，土耳其國勢，日臻強盛，以歐戰戰敗國，一戰而摧希臘，扯碎屈辱之塞佛爾條約，使歐西諸邦刮目相看。在此十年中土政府尤能修內政，講外交，易風俗，減文盲，分離政教，促進工商業，進行婦女解放運動，惟日孜孜，研究富強之道，足使聞風者頑廉懦立，吾人觀感之餘，惟有愧對。茲述土耳其革新運動中數事，足供吾人針砭資料者，聊資警惕。一，思想革新之運動也。嘗考革命真諦，在能轉換人民之思想，移易頹靡之生活，剔弊去穢，汰舊布新，務使民族立國精神，煥然勃發，然後所謂革命運動者，始能虎虎有生氣。例如英國克林威爾當國，力除弊政，而憲政之根基鞏固，十九世紀法蘭西流血革命，而德謨克拉西誕生，近之如蘇維埃制度之確立，側重改變人民精神生活，使往日斯拉夫民族鬆懈之根性，一變

而爲堅張與勤奮。甚瑪爾氏對於此點，認識甚清，而奏功亦甚鉅。氏柄政之初，不顧傳統勢力之反抗，首倡變易服裝，解放婦女，採用拉丁字母，作爲精神上不變之表徵。對於教育事業雖感師資與教本之缺乏，與夫經費拮据，仍一意以解除文盲爲職志。對一向被漠視之初等教育，婦女教育以及職業與農村訓練，尤爲重視。其教育重心，首在發揚民族新精神。現時被解放婦女之任官吏，律師與教員者，比比皆是。同時慮進步過速而招致反感也，則表揚國粹，光大先猷以調劑之。以此爲目的之組織，名爲土耳其阿雅奎Turk Ojagui。一九三一年該組織合併於共和人民黨，改名「人民院」，該院遍設全國各城市，其工作在融會歐土文化，提倡通俗教育。院中課目有外國語，文學，美藝，戲劇，健身，社會事業，農村工作，平教諸端，並附設圖書室，博物院，與展覽會等。此種教育機關，影響之宏，收效之巨，足以濟法令之窮。此土耳其對人民思想努力改革之一斑也。

一，經濟之革新運動也。土耳其原爲經濟退化國家，其人民素不嫻習商務，一向處於半殖民地之地位，橫受外國資本主義之統制與壓迫。外人經商土耳其者，享有特殊權利。政府官吏往往與外商朋比勾結，斵喪國權，贓污百出。自基瑪爾當政後，力矯此弊，以開發富源，鼓勵生產爲急務。其建設第一步爲築鐵路，便交通，使全國脈絡，貫通溝聯，腹地貨殖能輸送於海港。外人在土經營之輪運業，銀行業及其他商務，亦逐步收回自辦。對於農業則採用現代方法，注重地土密集的開發。振興內國工業，以斷不依賴國外之輸入。據最近統計，土耳其常年工業產額，一九二八年爲四千萬土鎊，降至一九三二年一躍而達一萬萬土鎊。外人在土所設公司與商店，須有土人合股，并須雇用土籍職員，使用土耳其語，沿海航權亦漸次收回。以前無航業可言之土耳其，自一九二九年以來，進步迅速，至今伊斯丹波爾海港中，懸土耳其商旗之輪隻，觸目皆是。土耳其全國鐵道，在一九二三年統共僅一千四百四十英里，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已增至三千八百二十英里。提倡國貨運動，進行亦不遺餘力。一九二九年四月伊斯丹波爾大學舉行提倡國貨大示威。在伊斯丹波爾及安哥拉二地開國貨展覽。一九三零年首創「儉德週」，其最觸目之標語曰，「已往吾人視使用土耳其國貨爲不名譽，即呼土耳其人爲土耳其人，亦屬不名譽，公民乎，其反省！」由是觀之，在土耳其經濟革新運動中，充滿何等熱烈之民族情緒乎。

一，外交之革新運動也。土耳其外交，尤有足以啓發吾人之深省者。當歐戰前，老大之土耳其帝國不過爲歐西列强指掌間玩弄之物。主持外交之當局，僅圖使用「以夷制夷」之陳套，以期苟延殘喘。但自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洛桑條約簽訂以來，土耳其外交之方向一變，一以和平，中立以及與一切國家維持友誼爲主旨，以爲土耳其之迫切需要，莫過於能獲得喘息機會，以改良內政與復興經濟。在列國中，土耳其對於蘇聯，友誼最密。歐戰以還，土耳其於危亡纍卵之頃，仍敢對歐西揚眉張目者，端因有蘇聯之依恃也。土耳其政治與經濟之甦生，又多得力於蘇聯放棄其帝政時代對土之不平等條約。土耳其對蘇俄雖暱近，然並未蒙赤化之影響，俄土親善純建立於共同利害立場。他如對波斯與阿富汗，交誼亦密，波土阿三國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首次在莫斯科締結條約。至土耳其與希臘，則因爭繼承東羅馬帝國之嫌隙，九百年來，仇讎不解，但自希土戰後，基瑪爾氏已於一九三零年與希總理維尼齊洛斯締結土希友好條約，消泯宿怨，化干戈爲玉帛，其愛好和平，尤值稱道。至於應付列强，則基瑪爾氏周旋法義兩大間，始終以不偏不倚，保衛國權爲基調，力圖自强，其十年來國際地位之鞏固增高，殊非倖致。

今日欣逢土耳其共和十週紀念，吾人願虔祝此近東友邦，國運昌隆，並切望全國同胞，當茲萬邦多難之日，知所以自勖之道。嘗觀對華同情之外國輿論界，時以遠東之土耳其期我勉我，吾人應如何努力奮發，庶不負此拳拳之善意歟。

（錄十月二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究竟作何打算？

財長宋子文辭職，用孔祥熙繼任之訊，各方傳說，不止一日，中間經

過政府方面之一再否認，關係當局之禁止登報，然而事實自是事實，昨日臨時中政會一度集議，果照預定戲碼披露，此種人事變動，根本不足重視，所可異者，蔣委員長來去怱怱，抑若專爲此事，殊令社會不能無玄妙之感耳。

夫中國政治之爲『鬼混政治』也久矣，吾人鑑於近來內外形勢之危機四伏，悚然於國民經濟之破產狀態，迭有『混不下去』之警告，希望當局從速作一澈底打算，然而兩三月來，諸事因循，凡百敷衍，依舊不脫鬼混心理。今宋去孔來，固同爲無辦法，而『混不下去』之情勢，則愈益顯明。吾人至是益懷當局究竟作何打算之疑問。

今日自當局之眼光觀之，自以財政爲最感棘手，實則按諸國家社會之現狀，財政不過爲難題之一端。如不下根本救治之決心，則政府無如此財政何，財政亦無如此政府何，終見其日即於崩潰破壞，同歸於盡之途而已！方今以政治言：非法治亦非黨治，似獨裁而實不裁。政府之權力，可以任意加重國民負擔，浪費公衆脂膏，剝奪人民權利，其自由無礙之程度，殆爲義俄號稱黨治之國所不如；然其間乃別有束縛之，拘攣之，一若使負實當軸進不敢進退不能退者，此其勢力蓋不出乎號稱與當軸患難同志之三五私人，而此三五私人者，更不必有其救國之具體方案，足以公示國民，喚起共信，予人以彼善於此之認識，顧其力竟似能超過民衆萬萬，使當軸不敢不長顧卻慮，雖好事亦無邁進之勇氣者，斯眞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試觀本年十一月全代大會之召集，寧方因有廣東陳李等之一電，徘徊顧慮，遂予打消，乃其後粵港正式提議，迄未提出，此其兒戲不負責任之態度，居然能令當軸者失其打破現狀之勇，寧非怪事？夫政府對國民擁無上之權威，對同黨之三五要人，乃無力抵抗其牽制，試問如此政府，縱令財政有辦法，亦不過延長其『鬼混』之歲月耳，何足以策其長久？抑自經濟言，豐年成災，南北同病，農村破產，到處皆然，購買力減退，則生產力閉塞萎縮，而民不聊生之結果，地方秩序，愈以不安，兵匪充斥，愈以

加甚，流寇蔓延無休，赤匪越剿越衆，情勢至此，更安有財政可言？於此而不謀根本救治之策，則混不下去，又豈止一財政問題？今浙西剿共之師，不下三四十萬，方苦消息沈寂，而川電傳來，川北赤禍又大有阻斷長江上游交通之勢，政治之無能力如彼，經濟之無生機如此，縱令來一搜括專家，再籌得三五千萬，供鬼混三五個月之用，試問其奈此萬孔千瘡之國家社會何？

抑即以治標言，開源不成，當然節流，汪院長昨固對新聞記者言之矣。然而，政府過去現在，又幾曾澈底辦過？溯自裁釐金加關稅以來，奪各省之收入，以裕中央，增國民之負擔，以奉政府，試問中央對於黨政軍費之開支，果有幾微體恤民艱珍惜公帑之意識乎？吾人猶憶在北京政府時代，各部惟總次長能乘公費汽車，今南京各部，汽車有多至數十輛者，參事司長科長人員每日照例衙參，亦須汽車接送；至部長次長則有一人而用車三四輛者，雖妻妾看電影，兒女上學堂，亦用公家汽車，歸國庫給費，其爲豪奢，曷勝慨嘆；至若閑散機關之多，各署用人之衆，官吏支薪之鉅，在在爲北方政府所不及，革命之義詎如是乎？且也，國家政費，莫非取自人民，得自各省，乃中央恣情揮霍，悉以養冗官，供浮費，而各省應需之費，則竭蹶萬狀焉，中央或加補助，固絕無而僅有也；於人民最親近之各縣，應需經費，更支絀無出焉；中央與省府，且更以文書條令，日加督責，至其需款則概令自籌也！如此怪謬不合理之行政組織，直自欺欺人耳，而政府乃以奪各省之收入加國民以負荷者，聚無數有用無用之大小官員以消費之，且復日以空疏不實之空頭支票，消磨其有涯多閒之無聊歲月，爲各省各縣平添若干文報表册之應付，於此而嘆財政困難，抑又成何意義？吾人因懷『混不下去』之懼，深維『急則治標』之義，迭倡整理行政制度勵行節約政策之論，然而政府因循敷衍，迄不敢大刀闊斧，勇猛實施。今汪院長又以節流爲言矣，恐依然爲一片官話也。雖然，今日之事，治本不能打破環境，改造黨治，治標不能努力節流，裁員減政，則終於『混不下去』，軒衡時勢，憂心如擣，誠不知當局者撫茲危局，究竟作何打算也。

（錄十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癸酉夏匡山萬松林雅集繼衡代拈騰字　松岑

奇書。讀。不。給。廢讀。書。在。膺。書豈。與。我。親。念之。若。良。朋。自
我。別。匡。廬。眉間。山。翠。凝。撐天。五。老。峯。捫胸。如。有。稜。夢寐。
對。三。瀑。浩然。虛。可。憑。伸足。蹈。雲。海。溫柔。詡。髭。氈。鹿洞。紫。
霞。書。素壁。龍。鸞。騰。何時。虎。溪。橋。重訪。六。朝。僧。羣公。逸。興。
飛。尋。壑。我。未。能。且復。撫。瑤。琴。微吟。松。吹。膺。

廬山青玉峽偕小魯同遊　伯臧

高岩。碧。無。罅。終古。雙。瀑。競。一瀑。噴。亂。沫。霜。霞。百。道。迸。一
瀑。坡。頂。來。下如。奔。馬。勁。匯。流。洞。山。腹。過峽。齧。其。脛。訇。隱。
答。天。籟。犇騰。適。水。性。瀦爲。古。潭。深。須眉。了。可。鏡。不見。潄。
玉。亭。（亭久圮僅存遺址）泉石。此。其。髓。坐久。肺。附。淸。片念。聊。自。聖。

寄答李駿孫　疑盦

君詩。鑱。刻。破。餘。地。淺睨。微。呻。俱。有。意。寧爲。孟。廉。謝。韓。侈。
滌淨。肺。肝。盛。古。淚。有時。更。取。長。爪。郎。稍加。以。理。捐。其。媚。
君家。舅。氏。吾。所。唏。廢置。百。爲。甘。捉。鼻。翩翩。華。胄。顧。酷。似。
飛動。心。精。著。文。字。深入。玄。中。境。已。奇。獨私。世。外。情。尤。異。
太息。空。山。鶴。夢。辛。露寒。警。到。松。梢。睡。因君。一。唱。更。懷。友。
海濱。亦。有。蛟。涎。悸。（謂衆異諸君）等是。溫。溫。袖。手。時。且持。好。語。
回。顧。頷。

將歸次答彥和見贈　什公

烟彌。蝸。角。懶。書。空。牢守。吾。雌。兀。自。雄。逃暑。平。分。三。徑。月。
狂吟。遙。答。萬。松。風。寬杯。督。酒。老。猶。敵。立壁。餘。氈。道。未。窮。
好曝。絲。衣。匡。嶽。頂。揷花。扶。杖。到。鴻。濛。

繼衡見示試闈書感詩依均奉和　顯人

五色。吾。能。說。戰。場。卅年。英。氣。歛。青。霜。奇才。終。不。他。途。得。
舊學。誰。堪。邃。密。商。飲水。喜。君。來。建。業。和詩。屬。客。勝。彭。陽。
憑高。莫。動。登。樓。感。身世。江。湖。付。兩。忘。

大漢陽峯爲廬山第一高峯武陵王以戀立碣峯
頂竝題聯語云峯從何處飛來歷歷漢陽正是

斷魂迷楚雨我欲乘風歸去茫茫禹跡可能留命待桑田余登斯峯有感其言爲作長句　季新

萬嶺。參。差。拱。四。方。俛看。五。老。亦。兒。行。波光。杳。渺。分。湖。口。
樹色。蒼。茫。接。漢。陽。天上。風。雲。致。明。晦。人間。心。力。變。滄。桑。
陸沉。正。有。爲。魚。歎。敢向。崖。前。謁。禹。王。（禹王崖在峰下）

柳樓臺　公渚

高台。日。暮。弔。秋。蟬。柳髮。蕭。疏。漸。化。烟。松本。頹。如。龍。欲。睡。
筍將。迅。與。鳥。爭。先。天荒。孤。睨。斜。陽。外。石老。冥。思。太。古。前。
極目。海。山。看。雁。去。欲從。野。衲。辦。行。纏。

次均纖蘅閣中書感之作　叔章

相逢。眞。欲。醉。千。場。五載。江。南。鬢。有。霜。愁抱。正。無。人。可。喻。
罪言。端。待。子。同。商。未妨。四。海。傳。新。句。且共。高。樓。對。夕。陽。

同散原褱如纖蘅汎舟後湖　石遺

挿菊。題。餻。吾。輩。事。倘。營。嘉。會。莫。予。忘。
不到。玆。湖。三。十。年。衰荷。彌。望。拓。湖。邊。豁蒙。樓。上。前。塵。遠。
尙許。同。來。上。畫。船。（前十年與散原日上豁蒙樓茗坐俯覦後湖荷花者浹旬）

金陵喜晤玉霜索句即贈　纖蘅

歸棹。蓬。壺。幾。俊。人。我推。玉。貌。最。溫。醇。五年。閣。筆。陳。夫。子。
爲汝。題。詩。祓。苦。辛。（散原翁破戒贈詩）
廿年。搵。淚。賦。金。臺。却悔。閒。歌。失。此。才。今日。江。關。蕭。瑟。甚。
尊前。笑。口。爲。君。開。
羽換。宮。移。又。一。時。開天。遺。事。更。誰。知。還期。再。貰。旗。亭。酒。
唱我。黃。河。遠。上。詩。

婆羅門令　有憶　醇士

昨宵。裏。共伊。曾。見。朱櫻。小。稱。得。如。花。面。叩叩。芳。心。羅。紋。
錦。廻。千。遍。簾影。下。閒。篋。還。重。看。功名。念。兒女。恨。倚。絲。
桐。自。寫。江。南。怨。巍科。射。策。輪。年。少。陪。瑣。掖。但。濃。點。香。箋。
遠。天。樹。薺。皓。月。江。練。獨。上。西。樓。望。處。官。柳。栖。鴉。亂。夢。向。
吳。雲。斷。

蝶戀花　甲子春日　冀野

鎮日。凝。粧。簾。怕。卷。點點。殘。紅。飛。入。誰。家。院。莫道。飄。零。君。
未。見。昨宵。風。雨。停。鍼。線。南國。烟。花。千。萬。變。無定。陰。姓。
芳約。朝。朝。換。經醉。湖。山。天。不。管。流鶯。空。有。春。雲。怨。

藏園群書題記

藏園檢理殘書記

辛亥殘臘游杭州。就坊肆搜訪舊籍。時兵事甫息。居人奔迸四出。井巷蕭條。閱市數日。渺無所得。偶於學院街前。見脩本堂書坊已閉門輟業其肆主長身骨立瘦面如削人評爲何長兒入其室。闇不辨字。積塵盈寸。連楹叠架。皆殘缺蠹損之書。然粗檢數捆。乃多有明刊舊本。因擇取其佳刻及稀見者。議値十八金。捆載三大筐而去。還北以來。閉置空屋中。移家數四。亦不暇繙閱。蓋入余手者。已二十又二年矣。前日啓篋披覽。蟫蠹四走。懼日久蝕毀殆盡。化爲蟲屑。爰竭日夕之力。揀取百許册。付工裝治粗記其目如左。異時廠市冷攤所獲者。亦附志一二。俾異時得以攷訂焉。

崑山雜詠二册。存卷五至十一、又卷十五至二十一、凡十四卷。

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闌、嘉靖刊本楷寫精雅、卷末有周可順寫唐尹刻二行、

按此本乃明人所輯、補非宋人原本也。宋本今在常熟瞿氏。余曾見之。大字古雅可玩。

宋特進左丞許相公奏議一册。存卷第三。

嘉靖刊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闌、版心不題書名、祇卷之三三字、迥非恒式、次行題明汝州守十一世孫詔相編梓按此書、陸氏十萬卷樓會刻之。

尚書說七卷。缺第五卷、

萬歷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雙闌、題宋禮部尚書兼龍圖閣學士新昌黃度著同邑呂光洵校、延平田琯合肥黃遵

年同閱、十一世孫天球裕獻梓、前有萬歷乙亥古肥後學黃道年序、又呂光洵序、據言與唐荊川太史同校者、昔人謂通志堂所刊。乃依千頃堂黃氏鈔本付刻。脫文缺字難以枚舉不及茲本之善。暇時當取而勘正之。

會稽志一册。存卷十九、雜記門、

明正嘉間刻本、十行二十字、白口雙闌、

徽州府志二册。存第十一十二兩卷、詞翰門、并補遺、

明成化刊本、九行二十三字、大黑口、四周雙闌、卷中文皆雙行夾注、刊工樸雅、

麟溪集一册。存壬癸兩卷、

明刊本、十二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闌、卷中所收多元末明初人詩。其人多他書所未見。

晉書鈎玄一册。存上卷、

明萬歷刊本、晉陵守錢　輯、九行二十一字、前有萬歷六年順德府推官虎林陳與郊序、亦宋人史記法語兩漢博聞之類。掇取雋詞。供臨文之蒐采耳。

周易象旨決錄七卷。缺卷一二、

題原任禮部郎中四川富順南沙熊過著、門弟南墩熊遹重校、明嘉靖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後有嘉靖壬戌河東運司同知劉時舉跋、

按此書初脫藁時。龍巖趙氏。刊板於閩中。後數年水部曾氏確菴。復捐俸梓於蜀中。此又南墩按臨河東時所鋟木。蓋據閩蜀兩本重校者。自嘉靖以來。凡三刻矣。康熙時閩有刻本。然殊不多覯。文淵閣著錄。此書全謝山極推重之。言其賅博遠在來氏之上。蓋謫居滇南所作。凡宋元易解一百五十家。明嘉靖以數十家。南沙書中。無不有之。如宋之王太古。明之黃南山。今皆不得見其書。而南沙咸引其異同。可謂博矣。程子言易學多在蜀中。信然。安得有人取而刊布之耶。

蘇平仲文集三册。存卷一至五、又卷十四、凡六卷、

明正統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校正重刊、十二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雙闌、前有劉基序、次目錄、題廸功郎蒙陰縣主簿永嘉林與直編集、

王忠文公文集二册。存卷六至十八、凡十三卷、

明正統刊本十三行、二十六字、黑口四周雙闌、題鄱陽三臺劉傑編輯、廬陵銅溪劉同校正二行、密行細字。猶有洪武時風範。

水東日記二册。存卷十至三十八、

明正嘉間刊本、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闌、此本殊罕覯。似是閩中所刻。

唐歐陽先生文集一册。存卷五至八、並附錄、

明萬歷刊本、九行十八字、

致堂先生崇正辯四册。存第二三卷、

明刊本、十行十八字、卷三末題記六行、錄如後、

崇正辯中册。吳元年內俞國賓借看。轉借翁德明。留在何鋪。四月初六日夜。海寇鍾九梟餘黨願驕侵境。官軍尅復。居民房屋燒燼。此書無存。當月失記日。有朋友龔敬之於路。拾得此册相送。比舊略短一米。復成全書記之耳。海昌

楊復彥剛志。

南北史續世說一册。存卷一卷八。

明嘉靖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雙闌、題隴西李垕撰有周詡之印、虞若、白文印二方、

汝南圃史六册。存卷五至十二、凡八卷、

吳郡周文華含章補次、前題致富全書、後題汝南圃史、明刊本、八行十八字、存水果木本花條刺花草本花竹木草蔬菜各部、亦羣芳譜之先河也。文淵閣入存目。凡十二卷。

陸士龍文集一册。存卷四至七、

明正德翻宋本、十行十八字、白口雙闌、有養拙齋顧肇衔讀書記朱文兩印、

南歸紀行上下卷、

舊鈔本、楊士奇正統四年二月回籍省墓所記也。前有璽書奏摺祭告文祝文。後附南歸詩稿。凡詩七十餘首。此帙未審刊入東里文集否。有葉德榮甫世藏白文印、

唐詩類苑一册。存卷一至五、原書一百卷、

明活字本、十行二十字、中縫有崧齋雕本四字、前萬歷丙戌王元美序、次汪道昆序、次屠隆序、次李自奇序、次卓明卿自序、各卷題仁和卓明卿澂父編輯、華亭張之象玄超長洲毛文蔚豹孫同校、

隱湖倡和集。存上中卷、

康熙汲古閣刊本、十行十九字、蔚村陳瑚確菴選、汲古後人毛褒華伯訂、康熙二年楚蘄盧紘序、順治辛丑馮班序、陳瑚序、有俊明孝章二朱印、不寐白文印、耿菴朱文印、

何仲默集三册。存卷一之八、卷二十一至二十六、

明嘉靖刊本、十行十八字、題何氏集、前有嘉靖三年蘭谿唐龍序、版心有野竹齋雕四字、寫刻極精工、此本最爲罕覯、有何仲子白文印、當即仲默自鈐也。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二册。存序目、卷十九二十、

明活字本、十一行二十三字、前有淳祐乙巳建安陳子和中甫序、言友人劉君達可爲是書、凡九十卷、十六門、分二百三十八類、每類先名流舉業、次故事源流、次策頭策段、事料皆爲士子揣摩之用也。常熟瞿氏目著爲宋刊本。

唐詩紀事十册。存卷一至三十七、

明嘉靖刊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單闌、有任邱邊氏印、此寫刻本、與洪楩方體者。別爲一本。

意林語要一册。存卷三之五、

明刊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單闌、

思玄集三册。存卷六七、卷十二至十六終、

明活字本、十行二十一字、後有萬歷二年粵西柳融靑城野史李祝場韶後序、

閑適劇談二册。存卷三卷五、

鄧球著、明刊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雙闌、卷三中有漁問一篇、乃老子注解、今書收入卷五中、有曇陽大師傳一篇、此書黃氏千頃堂書目四庫存目

隨筆

凌霄一士

江西安福王邦璽，同治乙丑翰林，累官侍讀，上書房行走，於政事屢上封章，著敢言之聲。光緒甲申之役，以薦舉道員黃瑞蘭辦軍務獲咎，吏議鐫二級，事詳其「貞石山房奏議」，蓋由激於忠憤也。罷官後曾主講直隸懷安書院。所爲詩梓行者曰「貞石山房詩鈔」，有「客路行」云：「昔有李公官洗馬，皇華館向驛丞假。不識東宮清貴官，風塵小吏見聞寡。偃蹇傲睨不爲禮，率爾發言殊失體。錯認御營芻牧人，問公洗馬日幾洗。公聞不怒轉𩐟然，善謔不禁笑開顏。勤則多洗懶少洗，癡問癡答妙語言。驄馬忽傳御史來，錦韉寶轡拂塵埃。平生耳熟繡衣使，傴僂自饒趨奉才。豈知嶽嶽名御史，却爲洗馬門下士！再拜摳衣執禮恭，驛丞見之驚欲死。堦前長跪首低垂，座上高談晷刻移。牽御史裾苦哀乞，向公緩頰婉陳詞。公言若輩安作較，無知適堪供一笑。笑柄翻作佳話傳，公之大度人樂道。我昔書房承寵遇，王公敬禮稱師傅。我今講席擁邊城，敝車羸馬愁行路。三月清明天尚寒，沙飛風急夕陽殘。雲中太守春按部，屬邑紛紛傳溜單。盛備行臺候稅駕，行臺西畔餘廣舍。館人虛以待縣官，未許旅客輕裝卸。門外五馬倏喧騰，太守親屈黃堂身。翰林衙門禮數重，殷勤祇謁馬足塵。傖夫駭詫改顏色，掃榻開牕背吐舌。呼童燒炕買枯楷，一宿郵亭安棲息。古今世態將毋同，人海茫茫熙攘中。皮相果誰負薪識？泰山每訝肉眼空。貴王貴士何必計？榮辱於我無芥蒂。抽毫聊寫邸壁詩，搖首吟哦方得意。」寫炎涼之態，饒有趣致。至所

引以相儗之洗馬與驛丞故事，按明耿定向「先進遺風」云：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夫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乃睨御史不見，蒲伏堦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其本事蓋如此，惟王氏云李公，未知是否記憶偶稍失，抑別有所本也。又「宣化道上作」云：『關內清和關外寒，客衣春盡更添綿。不須遠歷窮邊景，只隔居庸別有天。』『水流紆曲石崚嶒，上谷江山得未曾。一自武宗巡幸後，遊觀艷說小嘉陵。』『儒生黧面半爲農，閭閻華妝擬六宮。只爲曾停天子蹕，勾欄奢麗有遺風。』『可把官司禁令除，紅顏酣酒勝當壚。風流也學金貂解，褪乳楊妃出水初。偶閱驛壁示禁婦人入店赤膊飲酒，不覺失笑。』『厲揭各分深淺河，乘輿眞個濟人多。通津何處容舟楫，不識卬須有擢歌。桑乾河闊而淺，不容舟楫，以車渡。大雨水輒斷行人。凡小河皆然。』『漢朝青冢至今存，朔漠黃沙接暮雲。昭君墓在今大同府屬。足跡平生半天下，又來出塞弔昭君。』『且休彈鋏悵無魚，乞米顏公計亦迂。一路並無魚米。笑問「五更雞」熟否，輕裝帶得小行廚。友人贈小銅器，徑不盈尺，飯鍋茶銚茶壺酒注悉具，足供一人食飲。以燒酒燃火，熟物甚速，名曰「五更雞」。』『桃葉家風愧獻之，渡江來此並驅馳。全拋官樣舊裝束，村店杏花簪一枝。』『小住難求一榻安，長途風急夕陽殘。傖夫不識師儒貴，汜掃郵亭侯縣官。』『觸願得歸且自由，攜筇安步訪林邱。盤陀叱馭車行險，路滑從來是石頭。石路陡滑，騾行甚險。』可供談彼地風土者之考鏡。其第九首，亦即「客路行」所詠也。

「都門雜詠」云：『一枚擲地落飛蚨，井畔搖鞭水濺珠。飲馬投錢廉吏事，此風今尚見車夫。京師衢路井邊列槽貯水，往來爲車飲馬者，雖不見主人，輒投一錢於水中乃行。』『不貴銅錢貴錢券，新翻圜法異尋常。青蚨幾貫送紅分，爭敵人情紙半張？都中士大夫應酬人情，以財爲禮，謂之送分子。吉事曰紅分，喪事曰白分。光緒八九年後，私鑄充斥，圜法大壞。即商居奇，

賞纏頭錢，其價低昂懸殊。分子輒送銅錢。有送與者，其劇帖必註曰領錢要若干云。』問『廠甸遊觀亦偶然，日中為市上元天。珍奇滿目皆吾愛，一語東坡只少錢。琉璃廠甸每於正月雜陳百戲，士女遊觀如蟻，謂之觀廠甸，至十五日止。賈人羅列珍寶，索價極昂，而購者亦甚寥寥。』『未見登場先喝采，梨園耳食亦成風。優伶不是潛通賄，那得聲名一旦紅。優人登場演劇，甫掀簾欲出，觀者即高聲喝采，蓋都下風氣如此，亦由平時暗賄游閒之輩，使之讚己以成其名也。』『白雲觀裏石橋邊，士女古祥競擲錢。却笑道人多幻術，點金不必遇神仙。相傳阜城門外白雲觀每逢正月十九日有真仙下降。屆期士女雲集，謂之會神仙。觀中橋洞趺坐兩道士，閉目不語。洞口各繫一木刻大錢，置鈴孔中，署其旁曰「響幌吉祥」。人爭以錢擲之，中者讙然大笑。橋下積錢無算，道士大獲其利。』『爭道從教車子鬧，輸他頂馬又跟騾。車帷漫愛猩紅色，彈鋏無車客儘多。都中車夫喜爭道，相持不讓，詬詈輒數刻，或至兇毆，惟遇紅帷車有頂馬跟騾者，勢不能敵，乃稍畏。故事，九卿以上得用紅帷，余貧不能備頂馬，故歷司業講讀數年，猶乘青帷車也。』故都事物，談往者有取焉。

唐韓琬「御史臺記」云：『唐楊茂直任拾遺。有補闕姓王，精九經，不練時事，每自言明三教。時有僧名道儒，妖訛，則天捕逐甚急，所在題云：「訪僧道儒。」茂直與薛兼金戲謂曰：「敕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閑？」云：「何關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則佛教，道則老教，何『不關吾事』？」乃驚懼，興寢不安，遂不敢歸，寓於曹局數宿，祈左右慎其事。復共誑之。憂懼不已，遇人但云實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寬慰云：「別訪人，非三教也。」乃敢去。』劉肅「大唐新語」云『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既而恒恐有甘子為布所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敘以布裹甘子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才，知名當代。』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一日朝士同觀邸報，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人悻然作

色曰：「措直宜爲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此三則均爲誤會姓名之笑柄，甚趣，類錄之以供噱助。

「老學庵筆記」又云：『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來見我耶？」從一皇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哀求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明馮夢楨「快雪堂漫錄」云：『臨安令有趙鼻涕者，以其罷軟，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趙蓋以德爲民名，而明字屬下文。聞之不覺捧腹。高心田說，今追記之。』一爲銜之割裂，一爲名之割裂，此二則又恰可合看。

記丁玲女士（十五）

沈從文

我們因為還想從那個專在牢獄中傳遞信件的人得到點消息，丁玲明知道這個人並不怎樣可靠，遇着他來時，必依然作成很親切的神氣去款待他。這人所得的「酒錢」本已超過了他應得的數目，每來還得到很好的待遇，一件落實的事情不作，似乎良心也不安了，他告給丁玲，她到本星期×可以去探監。這人既不是××的偵探，即同些那一道中人相熟，他知道誰應逃避誰極重要，故他提議「太太只管到那邊去決不吃虧」。他告給丁一切手續合方法，他的言語自然是極其合理可信的。丁玲相信了這種提議，故為海軍學生辦好了一條草薦一條棉絮，兩套汗衣，兩雙襪子，一提盒食物，照所指定的日子，邀我陪同她過龍華去。去時她換了一條灰布短短棉衣，同一個在吳淞絲廠作每天值三毛八分錢的 工的鄉下女子一樣。

因為知道那方面人多，正式掛號在九點鐘，故掛號的人數又有限制，恐慢一點錯過了機會，故七點以前就到了龍華。天氣正當小雪以後復釀大寒，灰色雪滿布空中，風又勁急，我們便站在那司令部大門口當風處，等候掛號的時候。去時丁玲總還有什麼不放心處，敢到那地方去，還似乎是拼着捉去，因捉去就可以見着海軍學生那麼原因，把膽怯處掩着的。到了那裏以後，慢慢的探獄的人越來越多，其中無所不有，同時且見到了×××同××，也居然裝扮成為南市魚行中商人樣子，腰邊繫着魚腥氣撲鼻的圍裙，提着紫花布褡褳，又見着××女士，上海少奶奶式的裝束，提了點心一盒。又見着復旦兩個大學學生，也屬于×××，同丁玲是認識的。又還有些零工裝束同小商人裝束的人，雖不能互相談話，即一望而知皆為了同一目的來到這裏的。漸漸的來的人越多，因為知道來探獄並不算得一種冒險，丁玲也越放心了。

來到那裏的熟人雖多，間有正預備會面還無從相見的，到這時節即因旁人的耳目接近，各人裝束不同，不敢相互說話。各人皆匿笑着，為對面一個的裝扮匿笑着，即各自站在橋邊或路中，等候報名的時間。

這真是一個長長的期待！天氣實在太冷了點，風又太急，所站立的地方又恰恰是過道透風處，各人皆沉默的等着，或故意走到一個原本相熟的人身邊去，交換一個彷彿無意寫在口角的微笑。且好像同時也就交換了一種語言，或是「你也來了！」「冷呀！」「不得事，不什麼危險，也不很冷！」大家皆明白，大家皆能會心。因這點會心的招呼，稍稍解除了些期待的無聊。但到後人多了一點，就有披着灰布棉外套的衛舍兵士，來編排指定各人的地盤，把各人帶來的東西安置不當路處去，這一來，走動的權利剝削了。既然走動受了限制，故大家就只好從門前大路間或一輛急馳而過的汽車聲音上加以注意，藉以打破全體的沉悶。從七點等到九點，因為各種來探獄的人已很多，每天既只能掛四百號名，故掛號便提早

了半點鐘。那天大約有六百人齊集在門前，于是至少有兩百人皆走了一趟空路，有兩百個囚犯白白的盼望了一整天。

掛號完事後大約已十一點鐘，照例這四百號請求接見獄犯的字條，皆得由警備司令軍法官批准，才能拏了這批准字條，分組到監獄裏去。照規矩把批就許可接見的字條發下應在十二點，入司令部監獄應在下午兩點。到了十二點後，軍工廠汽笛已響，工人皆陸續出門，我們還是在那里等着，誰也把全身四肢凍得殭殭的，誰也不能吃飯。皆只希望那字條趕快發下來，再過一陣就可以拏了字條過拘押人犯處去。直等到下午一點半，一個小軍官把字條從裏面送出來，各人便蛆似的圍到衛舍司令部小門邊去。

這種字條的發給，是按照秩序以及人名叫喚分發的，有些人的字條不知如何被扣下，有過經驗的人就知道這犯人已××××，輪到我時我們眞担着一分心，深怕把名字跳過。但很好，一張彷彿屠宰稱字樣子的字條，居然上面寫着字，蓋了一方朱紅的圖章，交到我手中了。

得了這樣東西，我們竟忘了大半天的飢餓與寒冷。

報名分十人一組，從外邊進去，也是十人一組，各人抗負所帶來的物件，隨了一個手持大棒的灰衣壯漢，轉灣抹角沿了兵工廠牆角走去，幾天前融雪後的泥濘，在寒風掃蕩中皆結了冰，地面既堅滑異常，又得追趕那壯漢，因此許多站在寒風中等候過久，四肢業已凍僵的人，皆儘只摔倒，把帶來食物四處播散，把背上棉被遠遠的拋去，自己努力爬起總爬不起來。一面看到這種忙亂的情形，一面看着兵工廠機器間流出的黃水，熱氣騰騰，若干不知名的四方紅色磚砌房屋，各以遠近不同，發出種種的聲音，在耳邊吵鬧着，同時還可聽到遠遠的市聲，使我們感覺到異樣情調。

在一堵牆轉角處有人摔下，把一個小小包袱遠遠的摔去，掉到那個充滿黃水的塘中去了，這人發着癡，竟不知道怎麼辦。有老婦人在地下打着滾，後面的人赶不及來扶起，即從身邊邁過赶上前了。

看到這些情形總使人不大容易忘掉，這一角一片小小世界，一剎那光景，使我們眞象得了許多知識。

一羣人胡亂的跟着那個壯漢，終于走到了一個圍牆盡頭，有砲壘一般的小哨棚，同平常北方大戶一般的柵欄門前面。到了那裏方知道進來的雖分組進來，到了這裏還仍然得集聚齊全，把字條一一交進去加以檢驗，方能到裏面去。不管如何我們還得等候外面的人。把外邊分組進來的人等齊後，又得等管處的知會，方能開門。開門以前又須分組爲每次二十人，一一驗看軍法處的字條，核對無訛，方許這人把帶來的行李，從一道高將齊肩的木柵拋上去，請求兵士接過，自己也依賴着兵士的援助，越過這一段柵欄，方入監護牢獄的小兵營。

時間還不到，天空中落了雨挾雪。

爲了一點點見見海軍學生的希望，一面我們皆十分焦急，一面便也忘了一切，只依然等待着。這時節因各人皆擠集在柵門邊空地上，監守的壯漢皆站在較遠處，于是原來不敢談話的，皆有了機會輕輕的來談話了。然而誰也不敢談所要談的話，即不約而同一致的來注意天氣討論天氣。談落雪，談雪後如何不適宜于在泥地中亂跑，說冬天落雪時的魚價。

丁玲女士當眞就同那個身穿藍青布長袍繫着一條魚腥氣撲鼻的圍裙的×××，說了很久的魚

價○這個×××，不止明白上海的魚業魚市，還明白天津的魚業，漢口的魚業，福建的魚業○我望到他那個爲勞苦所磨折的小臉小眼睛，心中充滿了一個觀劇者發現某種秘密時的惆悵○

丁玲又同一個大學生去說學校放假期間，討論假期長短的得失，也談了許多○他們自然並不專指得是學校假期而言，但當時卻似乎並無旁人注意這些談話○

在這些時間中，我曾細細的觀察過所有等待在那裏人的神氣，我彷彿讀了一本書，慢慢的把這些人物的命運按排到我那本書上去，等待中的時間便忘掉了○

到管獄處允許開門時，第一組有三個人被把字條發還，拒絕入內，我們方知道所有字條並不全是一個「准」字，好些人撿來好好的注意一下手中的東西○原來關於××××××一案的，以及在其他方面因×××而逮捕的，竟全部不許同罪犯見面，所批的皆是「不准」○這一來我們等于白在寒風中凍餓一天，大家皆顯得十分失望○魚行中人的×××，知道儘蹴在這裏，其餘人進裏邊去後，不能進去的或反而受人注意，就自言自語的說了些懺然市儈的話語，忽忽的走了○另外幾個先前不曾我們所注意的鄉下人，這時看看自己字條，也趕先走了○有些人則得了准許的字條，從上柵門上爬進去了○過不久，一羣聚集的人漸漸少了起來，有兩個中學生樣子的青年，站在我們身邊，展開他那個字條給我們看，原來他們也是來探看上次被捕之一羣中的×××××兩個伴侶的，這青年並不認識丁玲女士，卻以爲我是××，同我輕輕談了些進到裏面去的方法○但等了一陣，眼看着毫無希望可言，也只好走了○

到了這些地方，上面不准下面是無法可設的○然而我們卻始終等候這種意外機會○

進去的人益多，走去的也已不少，看看那里只剩下四十左右人數時，查票放行的辦法有了通融處，對於批准的分組法也不如先前認眞了，有人就請求他們許可全體一同放進去，兵士就說：

「進去也無辦法○批准了的有秩序，不批准的進去了還是見不着你們的人○裏邊管獄長還有手續，不是我們不放你們進去！」

有人就說：

「見不着人也不礙事○」

又有個老婦人扳着欄柵請求讓她進去，且說只看看就出來，又有人甜甜的同那兵士用鄉談語語談着那點希望○那四個兵士也倦了，只是還不敢讓步○班長過來了，這班長看看像個學生樣子，見多少雙沉默的眼睛皆望着他若有所祈求，他就說：

「你們進去也還是無用處○我們這里只是守門，不管別的○門裏邊不歸我們管理，見犯人還得要條子批准！」

但有人就說只請求他放進去，不見犯人也不妨○恰好有一組人從裏邊退出，我們乘這種機會，就從那班長的默許下，擠進了七個人○剛一進到裏邊，就聽外面因關門發生了爭持，有一個人被兵士毆打的聲音○我們已混入了若干探獄的人中間，就再也不注意別的事情，門外那些人從此已不再進來，大致因那毆打全體皆被趕走了○

到了裏邊後，我們走過那正擁擠着無數人頭有鐵條橫梗的窗邊，找尋相熟的臉孔，除了只見着所有人的頭動着，口中大聲興奮的嚷着以外，竟毫無什麼發現○

但到了這里，我們卻並不失望，因爲雖然見不着海軍學生，卻已靠近海軍學生受拘押的監獄了○

批准探獄的人皆滙集在一個面積不大的土坪

裏，各依秩序把字條交給另一鐵門裏的管獄人，過不久，他便可在若干犯人中發現了他所要見的親友面孔了。但犯人既那麼多，一切安排皆毫無秩序，故互相使只好大聲說話。有些人話不能說，見了面時點點頭，把東西交給管獄人，管獄人把犯人就拉走了。有些人一面說就一面哭泣。又有些人聲音太高，管獄人就用同樣宏大聲音吼着，制止了這種聲音。會面處既共只一個四尺見方的窗口，一共擠了三四十個人頭，如此一來就有六七十張嘴唇說話，那麼多人大聲來說話，嘈雜也自然很可觀了。但管獄的爲了時間經濟起見，每人談話皆受着限制，送東西的把東西點清後，就不得不離開窗口，所以將近四點鐘時，大坪中便只剩下了三十來個人了。

我們看準了一個坐在鐵門裏檢察信件的中年人，估計一定可以從他那裏想出個辦法，一會兒我們得到一個機會，一個廚子模樣的大胖子，用油膩的手揉着眼睛走開了，丁玲便擠上去挨近鐵欄邊，把手中條子遞給那管獄人，那人接過手看了一下，又看看丁玲，把頭搖搖，我們便失敗了。

又過了陣以後便少了些，我們得了機會又擠上去，仍然把字條遞給他，這人又看看我。他從我們神氣間看明白了我們請求他幫忙意思了，他問我「爲什麼明明白白寫定了『不准』，還來這裏做什麼」？我們說不能見面是不是可以把捎來的東西送給這個犯人。旁邊就有人說這事誰也不敢作主，不管送什麼皆不成。但來了個軍官樣子的人物神氣似乎很兇惡，在鐵欄裏來同走着，那檢察信的却拿了我們那個字條，同他說了幾句話，誰知那軍官即刻就走過來同我們說話，且很和氣的告我們這人上面有命令不能見面，就不能見面，送東西也不許可。但若身邊帶得有錢，不妨爲犯人送點錢。我們想交三十塊錢給海軍學生，他又說有五塊錢就够了，錢多了沒有用處。當他把錢拿在另一鐵門，我們站在那窗口邊等候收條時，從兵士口裏我們方知道這個人就是管獄長官。一會兒，只聽到有個帶脚鐐金屬聲音從第二道小鐵門處走過去，我看到那正是海軍學生的影子。我把海軍學生走過的地方指給丁玲女士看，我們正說着，那個帶脚鐐的他又走回來了。丁玲女士便叫着：

「頻！頻！」

相隔那間空房不遠一丈二尺左右，放一鐵門，那一邊也注意到了，便停頓了一下，把帶着放光鐵手梏的雙手，很快樂的揚着，即刻又消滅了。

「是他，是他，他很快樂，很雄！」

「是他，我一看那背影就知道是他！我看到他在那里！」

捏着那張海軍學生親手寫來墨汁淋漓的收條，我們互相說着且笑着，指點他適間所消逝的那鐵欄門，但從此以後，這個海軍學生就不知道消失在世界另外一個什麼大門後面去了。

天已入夜，落了很大的雪。

（本文不得作者認可，不能摘取輯入他書，或改劇本）

拚！

徐盈

一、

豹子山腰聚集了一夥人，這時候——

天眞黑，黑得像在黑老鴉的翅膀下；

風眞大，大到人們對面聽不清說話。

天氣不算太冷時，空氣在零下十度外。這是夜裏，白天穿着老羊皮已經不會覺得暖和了，但現在是三更時候。

喘着氣的黑影在大地上晃來晃去，像被風吹得搖動似的，混合着樹葉砂石一齊滾着響。

一道電棒射出來的光在黑影裏打照着，一片模糊中的清晰，在一晃之間便又消滅了。彷彿人們一大羣，每人都有個水桶似的身體，長袍邊伸長着老羊皮的長毛頭，肩頭上都抗着點高高矮矮地傢伙。

風聲把人聲掩沒了，吹散了，其實人們的嘴是在動着。天太黑暗，人們擁擠着，有的失了神，不是這個弟兄的槍刺碰了那個弟兄的頭，便是那位弟兄的腿踢了那個的屁股，噪吵着，鼓着陷下去的顋膀子罵，「媽拉巴子，眼睛長那裏？屁股上有你娘的嘴？」有人便還口，可是一陣風便把事情解決了，大家緊緊地靠擠在一起。

較高處，那電棒射下光來指揮着。

「找掩護——找掩護——」

你撞着我，我撞着你地找掩護，大家擠着睡眠不足的眼睛，天太黑了，分不清東西南北，分不清天上與地下，黑暗裏，連自己也都看不分明。

在僅有的這一點光亮下，黑影兒散開了，黑影兒用手足作觸角，在地皮上撫摸。有的無意中撞上一顆樹，便就勢躺下了，將樹作為自己的一根垂直線；有的蹲在石塊後，冷得發抖，忙用那伸不直的手指頭，向身邊收集些殘枝，爛葉，一陣風過，枝葉都飛去，石頭塊的凉氣，透進羊皮襖，一直通到內心裏；有的在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地殼不平整，表皮中臥伏着石塊，一腳蹴斗跌倒了，便爬不起來；有的迷惘着拿活人當掩護……

……

「我操他姥姥……好拚……」

「啊喲，這是你小子的報應！」

「媽拉巴的你望你祖宗身上坐？」

「二狗，明天算賬，你敢——」

「啊喲——我×你石頭的八輩！」

這羣人是有目的地來到這豹子山腰。這裏是一片險惡的山林地帶，半年前，為「剿匪」，東洋小鬼焚了山，一連半個月，可是火自己滅了，樹還殘餘有一半，只是疎散得零落了。山下是平原，有鐵道距山腰一里多地，如果是白天，從樹林裏可以看見下面那灣灣曲曲如蛇一般的鐵道。山勢並不什麼險，除了焦枯的樹，礙着摸着的都是石頭，地表上堆積得腐枝敗葉極多。石頭有極大塊突出，像座牆，也有極小的，便在地面上隨着風打滾，或者蹦蹦跳跳地往人們的眼睛裏跑。

灰老鴉的雙翼下，黑漆和狂風，寒冷同飢餓，是一齊向着這一羣人進攻。風吼中，空氣層中小物件稀流嘩啦地隨着排擊作響，人們都屏息着。

那電棒也不再發光了，寂寞着，獨讓這狂風在發雄威。幾次夜襲的經驗是使這羣人增加了無數的寶貴經驗：不作一點聲音，不放一星火花，不露一點形跡——這樣才有和敵人一拼的資格，才有左券的可操。

弟兄們乾脆一動不動地忍着，喉嚨要烟不管他，眼皮欲裂不管他，寒冷不管他，飢餓不管他；只覺地皮上的凉氣一股股像小老鼠似的，硬往那笨重的羊皮袍子裏竄來竄去；彷彿呲着小尖牙，咬得弟兄們的身上，一勁兒起凍疙瘩。可是，沒有一個人不咬着牙，忍着氣，伸着那冰柱似的手指按着槍，心裏這麼想——

「不能再活了，糧沒有，餉沒有，彈藥沒有……吃老百姓那能長久？拼……，這最後一下子，腦袋本就是掛在頸子上，爭掉了也不再活受?!……」

熱血在每個人的體內運行，腦子內的「家破人亡」「妻散子離」，使他們無暇再顧及這艱苦的環境，他們這團體在集合時，這樣插血過，誓辭——

——殺一個够本，殺兩個是賺的……

他們緊握着槍，在等；他們忍着刺骨痛，在等；他們覺得風刮得兇了，除了風，大地上沒有另外的動靜。

張着耳朵等。

二、

動搖，地微微震動——這是動靜。

一點兒聲音，細微到聽不見的程度使人們心理上的波瀾開了花，頭一驚，彷彿樹木也被震得扭來扭去更加急。在死海裏逃出來的，曾經事變的唧噥抬起半個頭，支着耳朵聽，心裏想：「那鬼子玩藝又來了，媽八的！」

山下的步哨活動了，向山腰送信號。

電棒又突如閃電似的射放一秒鐘。

——警告下來了。

彷彿是步哨已經向後方退，各自找回自己的掩護處，風響啊，眞像要把人也捲到空中去，又像要把天地也要刮翻一個過似的。每個人把心和槍都安穩的把握着，僵直的脚腿在預備——。拼

「大哥，還有黑棗借兩顆?」

風把這話送到空間去，石頭按着空的子彈袋長嘆氣。「別駡隊長混賬」，他想，「能給百十個弟兄有皮襖就不易，想去年，不是棉袍子過的冬……隊長也可憐，他累了弟兄，弟兄也累了他，沒有弟兄他也許投降了日本，學堂出身的人那有個準？可是弟兄們沒他，也許另有飯門?!不至於跑了兩年，還是忽東忽西的混。……」

風雖然響，可是一種聲音漸漸透出風層來，十分雄壯的氣勢。這聲音潛在着有一種威力，很像那過山砲的濁音，紆徐着響下去。它的聲響，穿進了很熟悉的弟兄的耳朵，使他們屏息着，忘了風聲，寒冷，把眼睛射到遠方去，仔細的探視和諦聽。

同時，大隊長也匐匍在一塊巨石下，舉着「自來得」，還有一枝六輪子在腰裏。他咬着牙，瞪着眼，心說：

「沒有比這一次再重要的，——再沒有油水，弟兄們非又逃一半不可，他們已經在動搖，都說人家作官，我們拼命——拼命的結果是什麼呢?……」

他嚥了一口水，砂子刺得喉嚨痛。

「爲民族，爲家鄉，爲自己，——主要的，還是飯碗被奪去，他們是爲奪回飯碗而拼命的，中國人的土地是應當中國人種的，中國人是爲了搶飯碗而鬥爭……」

在黑暗的無邊際中，那最遠最遠的那裏，有

點兒光亮射出，黑暗中有那麼一點光，像個炸彈似的使人眼睛一亮。這點兒光，是蕩漾的，也許是被風刮得不能站穩吧，是一死兒的晃。

一種悶雷似的聲音陪伴着這光越來越大了，大到使弟兄們疑心是一個白柱子，那光鋩，類似電棒，而比電棒大了千萬倍，說不清有多麼高，多麼長，多麼遠。

白柱子所到的地方，立刻消失了黑暗的蹤跡，並且一點蹤跡都不剩。兄弟瞪着那睡不足的爛紅眼睛，很清晰的看見那遼遙處的一條小河溝，一帶隆起的高坡，那樹林狀的高粱棵，一根根地都可分得清。

那光柱是不穩定的，一會兒東，一會兒西，一會兒南，一會兒北，彷彿是一隻巨手，探東探西地在搜索什麼東西，當光柱在天空射過時，風中所捲的小石塊都很分明。

那種驚天動地的聲音更聽得清楚了，於是人覺得山在動，地在動，風在動，樹在搖，自己也有如在空際被搖擺，在這樣的無邊黑暗深夜裏，那聲音震得人有點發顫，神經有點麻痺，耳朵漸漸嗡嗡作聲起來，似一個蚊子在耳鼓裏叫着：衝衝衝！

那山下路線上，一串黑色東西，彷彿是四方形的，簇着山響在經過，走得並不太快，不慌不忙地像隻大甲蟲，那白光柱便從上面發送出來掃射。

逐漸地那光柱掃到山腰……

人們緊閉了眼睛，身體和地皮努力更接近一點，覺得自己的頭髮也似被看到似的那麼寒心，可是他們的僵直的腿，脚，和手指都不允許他動一動……

突然見那白光下一個黑東西搖了搖頭——

——各各各各各……

子彈是戛戛地從弟兄們的頭皮上飛過去，有的飛過山頭，有的碰在石頭上，有的在樹叢中穿行。石片兒清脆的響着，碎片彈得四散，打着弟兄們的眼，有的樹傾斜了，披頭蓋臉的倒下來。

——各各各各各……

連珠炮又對着另一方向掃射一陣，那黑東西便鄉着鄉着走遠了，白光也又打了一個迴旋轉到對面去。

等到那怪聲音遠了，風聲便又來敲着每個人的耳鼓，人們舒展一口長氣，身體鬆動點，說着：

拚！

——怪東西真他媽的凶！

——實的子彈給我多麼好！一個，兩個，三個，咱快手劉一顆棗總會喂一個。

——這車已經十里下去了！

在滿洲里當過工人的李老頭喊起來。

三、

大隊長手插在褲袋裏，閉着嘴唇看一盞燈光如流螢一般，閃閃地遠去。

風聲中，好像缺少一點配合的，那便是李老頭的咳嗽。

黑暗裏，有的弟兄們便爬起活動腿脚，踏得地皮上的枯枝爛葉作響，風是小些了，不那麼一陣緊似一陣地瘋狂，間或的狂一陣，過後便能聽到人聲。有人拿火石打火，摸着黑，很不易打着，有的仍臥着，嘴對着熱水行軍壺，話聲叢起，有若老鴉炸窩似的。

「——嗎拉八——又是歪道上來的——」

「敢罵誓」，雄鷄似的響亮，「快手劉從改邪歸正就沒作，問你媽——」

「唧噹，小子混，你在周家窩棚玩姑娘——」

「——什麼桃花運，痠你娘的，强奸——」

「你敢放屁」，像麻雀似的，「你八輩都是我

拚!

造的!」

於是有一對人擁在一起擁抱着，不是親密而是毒打，黑漆漆地四壁，氣喘喘地在滾翻着扭打。

「就是你——」一拳頭打下去。

「就是你——」一拳頭打下去。

人聲沸騰中，風又怒吼，一個沙棱棱地聲音突然透出風層來，很有力的像小閃砲似的崩出來。

「懂不懂軍法——什麼時候還打架!……」

風的尾巴掃過去，停了，人的嘈雜被截斷，息了。

「回隊長，劉大個子跟二毛子——」

「同——哪嘴幹人家黃花大姑娘……」

「二毛子」，哪嘴大怒喊，「我給你回隊長，你哥私通滿洲國，你爹爹是大鼻子老俄，他祖宗——」

「你——你爸爸大連撈毛，你妹子哈爾濱賣——」

「停住——張貴你實話實說!」

「回隊長」，哪嘴說「我幹的是日本姑娘，天打畫勢，我有——」

「救國軍是準奸淫的嗎?」

「…………」

「再有報告——我一定槍斃你!」

沒人再發聲了，風聲又佈滿在宇宙間裏，大隊長舉起電筒打一打，見人成堆地在一起蝟集着，有的在吸烟，星星點點地飛着金花；有的還在品着高粱酒，那味兒清冽而又辛辣地刺鼻；有的在低低地談話，有嘆息聲，有的是把全身半埋在砂石碎渣裏，不知是已死還是活的……

一些感慨是堆集在大隊長的心頭，面對着這羣同甘苦的朋友。兩年前，從講武堂逃出來的自己，在炮灰中還能活到現在，有誰信呢?自己是久已在朋友中斷絕了消息。

兩年哩，到處都是大批的飢餓的游民羣，有飯吃，螞蟻一般地都來了，但到了作戰，却又是玻璃瓶似的經不起打 ， 立刻是七零八落的散和逃。

「誰會打?又不是鬍子?——我們都是安分守己老百姓呵!」

星散又聚集聚集，又星散，人是死得如山。隊伍是如同失了乳的孤兒，沒人理，沒人管。天天吃老百姓的，便又使老百姓生了反感。

——那麼，爲什麼還要幹?

他自己也在奇怪着，爲什麼還要幹呢?他緊了一緊皮大衣，心裏想，我是聽他們的意思啊，還是他們聽我的話呢。這麼一羣混雜的人，有鬍子，像快手劉那一夥人；有流氓，二毛子，哪嘴這都是哈爾濱市上的街頭人，有農民像二狗，石頭，這百十個安分守己的老實莊稼人，有小商人，楊老標，丟了舖子投了軍……自己是順着他們的意思而組織起來的，現在，自己是有權力不許他們再分離，訓話時，常說：

——弟兄們，我們是自己爲自己拚!

拚到結果是怎樣呢?這連自己也沒明其妙的，沒吃的，沒穿的，沒住的，眼看就要解體……

他嘆了口氣，哈欠打起來，兩天沒睡覺了，轉了轉頭，皮領地方因呼吸而結了冰，涼涼地。

聽遠方，忽的風送來一陣聲音——

釘——鐺——釘鐺——釘——鐺——釘鐺——

他眼前彷彿有一個老工人在指揮着弟兄們在拔路釘，老人咳嗽着，運用着他的技術，這老人曾經時常告訴大隊長，他咳嗽着說——

「努力呀，你們有槍的，——將來的世界是

你們的，我們好好幹吧，為你們自己，……」
大隊長是沒主意地點着頭，可是他的心中禁不着有點羨慕那羣同學升官的，「我是得勉勵自己，我立志要苦幹一輩子的——我這小資產階級

風吹來吹去——

釘鐺——釘鐺——釘鐺——釘鐺——

大地黑暗依舊。風仍然急。

四、

無邊的黑暗艱苦地度過，天稍微發了點亮，時候大概不太早，天要明，氣候於是變更寒冷，不獨冷，好像骨頭也要結冰似的。

天地間的確變了，彷彿青灰盆裏稍爲加了點兒白灰，弟兄們眼睛裏忽覺得有些白茫茫的——這又是披山蓋嶺的濃霧。

弟兄們眞叫等急了，弟兄們誰也不怕死，誰也不怕冷，可就是怕「乾等，」等得滿身都不是滋味。

「隊長，」有人問「媽八的列車來不來？」

「不來也得等！」那沙沙的聲音回答。

「天亮起來，還不是乾等吃棗！」

「吃棗吃，」鋼鐵似的，「早吃晚不吃！」

李老頭咳嗽着，使大隊長心裏亂，他焦燥地開了電棒拿出命令來看——

「據密報，今夜××路經過軍糧彈藥車一列，用非常速度急行，該大隊須破壞鐵軌，使其陷落，唯破壞路軌應在巡行鐵甲車過後施行，以免使敵生疑……」

他又謹愼地把這命令摺好，慢慢地放在口袋裏，自言自語道——

「爲什麼還不來——是不是這報告有毛病？」

李老頭接口道：

「我告訴你這——這——地方沒有——錯」，咳嗽，「夜裏邊，這路上新改的不走車，——我想起來……新改的，夜裏不走車——」

夜裏太涼，李老頭的老病兒又復發，在抽筋，不能行動了，大隊長焦急地踱着大步，在他身旁走來走去。

有人在冰涼冰涼的石頭上睡了一覺，醒了，兩眼黑沈沈，卻又添了白茫茫，人羣還是影子似的，在晃盪，李老頭咳嗽還是非常響，於是驚訝問道：

「二哥，小鬼殺完了？」

「哈哈哈——做夢也是殺！」

弟兄們酒已喝盡，烟也抽完，話也說盡，精神是已到尾末，剩餘的只有兩件事：「拼同「睡」，拼同來是睡，拼不同來也是睡，弟兄們對這兩個睡已經同樣看待。

風不知道什麼時候停了。

忽的，一陣風，前哨有移動，是喊和哭聲。

「隊長在那裏？」

「什麼事？」

「報告隊長——漢奸！」

人們亂七八糟地蹦擁，精神驟然生起來，人的氣息在閉集，有的喊「漢奸嗎？——[illegible]子的！」

「老總……老總……老總」咳嗽，「我是老百姓呢？」

「屁，老百姓半夜上山我——打嘴。」

「老總……」又哭喊，咳嗽，「我是——眞是大尤村的！」

「實話實說——是不是偵探？」

「不——不——高麗人佔了我的地，我沒飯吃，飛逃到山裏——」

大隊長心一轉，「也許不是的」，可是李老頭在咳嗽中哭發了聲：「趙禿子，我早聽出是——

你——你你敢——」他咳嗽說不下去

那人不掷了，只咳嗽。

「槍斃他！槍斃他！……」

「老總：老總！」趙禿子說，「我沒飯吃，——我不是心願的；」

「槍斃他，——」

「我改，我早就想投你們呢，我——我——改……」

「槍斃這狗養的——」

「我我告你——」趙禿子說，「有列車在前站停住，叫——叫我來探山，一隊兵在後面，你——你——不斃我——我給你——帶路。」

沒有人再喊槍斃了。

「哼，我說」，大隊長的疑團解開了，「命令是不錯的，」

人聲寂寂地聽着。

「這麼樣——弟兄們」沙沙的聲音是鋼似的，「我們得衝出去我們給他們個冷不防，——我們不能被包圍，我們拚！」

「拚！」轟雷似的一聲。

「趙禿子」，沙沙聲音又說，「你領路，你的腦袋留心掛不着……」

弟兄們的精神都上來，自動地整起隊來，完全自動的開步走，咬着牙，握着空拳頭。

「誰看李老頭？」

「不——不」老頭子喘着說，「我不走，我等你們打勝了回來，你們記着，你——們——們是是爲自己的——爲自己拚！」

「弟兄們」隊長舉臂一呼，「記着自己爲自己拚！」

「爲自己拚!!!」

轟雷似的又喊了一聲。「開步走！」於是開始去拚!!!

霧濛濛地，人消滅在濛霧中。

十月寫在古城。

補白　古上堂脫履赤足考

（尙節之）

履襪之歷史既明。則古人上堂即脫履，脫履即赤足，其故可得言矣。古席地坐，地上筵席，鋪陳皆滿，故登堂即須脫履，曲禮所謂戶外有二人履，解履不敢當階，莊子所謂脫履戶外，列子所謂戶外之履滿者是也，若不脫履則可致大禍，左傳哀二十五年，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戟其手曰，必斷而足，呂氏秋春，齊王疾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問王之疾，王叱而起，將生烹文摯，夫因不脫履而至於斷足遭烹，古之重視爲何如哉。周時無襪，脫履即赤足，此有確證，左傳哀二十五年，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㱆(音卽嘔也)之，是以不敢。蓋褚師之足，時有惡創，潰爛汚穢，解履則赤足而全露矣，故云不敢，又襄三年，公讀其書跣而出，注恐魏絳死故不及履，又列子提履跣而走，是可證周時室內燕居，無不赤足。

赤足之風可攷見者歷兩漢。至東晉而未已。其在西漢，據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貧困，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人皆笑之，先生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下乃似人足者乎，按履无底又无襪，故行雪中，趾印宛然，與履印異，故曰似人足，又後漢向栩傳，常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趾痕，夫必跪坐而赤足，板乃有趾痕，是可證兩漢人，仍赤足著履與周同。

又會稽典錄云，賀循與人交久而敬，在官常著韈，人鮮見其足，夫必當時赤足者多。方以不見循足爲異。又世說云，謝遏夏月常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戶外，又三國志邴原傳注，太祖北征歸，至昌國，原至通謁，太祖大喜，臨手履出迎，是可證至東晉仍入室跣足，脫履戶外。雖有襪而不著，與周秦同，又以見雖旅行暫庽，亦脫履赤足也，直至隋唐，此風始已。

原文献残缺